



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题目：动补结构重动句与动补结构
话题句的句法构造和相互关
系研究

姓 名：_____ [蒋鲤] _____

学 号：_____ [10320017] _____

院 系：_____ [中国语言文学系] _____

专 业：_____ [汉语言文字] _____

研究方向：_____ [现代汉语] _____

导师姓名：_____ [沈阳] _____

二 00 六 年 六 月

动补结构重动句与动补结构话题句的句法构造和相互关系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代汉语方向 03 级硕士研究生 蒋鲤

导师：沈阳

中文摘要：前人在研究中曾观察到动补结构重动句与动补结构话题句存在着一定的句法转换关系，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并非所有的动补结构重动句都可以转换为动补结构话题句，前人的研究也未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可以解释一下问题：哪些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哪些不可以？为什么有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话题句，有的不能？它们之间的存在着怎样的转换关系制约？为什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动补结构话题句会存在存在转换关系？结构重动句是怎么生成的？动补结构话题句的话题又是怎么生成的？

本文首先对我们所要讨论的语言现象进行定义、分类。我们从句法结构上将动补结构重动句分为两类——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得”动补结构重动句。然后我们分别对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和“得”动补结构重动句、句的语义、句法表现进行描述和总结。最后以生成语理论——控制结构分析和提升结构分析为基础，对为何存在上述语言现象进行解释。

另外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和重动句相关的有趣的语言现象。在汉语中，有时候动词拷贝是一个使得句子合法的挽救策略，而在苗语中动词拷贝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策略，在英语中这个策略不被允许。我们怎样来解释不同语言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限制。以及语言的这个差异能给我们些什么启示？

我们通过对汉语、苗语、英语的动词的分类进行研究，从三种语言动词的不同来分析三种语言的差异。最后我认为这三种语言在动词拷贝选择上的差异是由于语言的“解析-合成参数”的差异造成。

关键词：重动句 话题句 动补结构 控制结构分析 小句理论

*[On the Syntactic Relation of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and
Topic Structure in Mandarin]*

[JIANG Li] ([Chinese Linguistics])

Directed by *[SHEN Yang]*

[Abstract] Many linguists has observed and described that there is a transformational relation between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and Topic Struc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However, no one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only some kinds of verb-copying sentences could be transformed to their corresponding topic sentences, while some others not. Therefore, this thesis investigates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topic structure, and the syntactic relation between the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the two constructions with two different theories - Construal rule of Control and Small Clause Theory, arguing that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could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f constructions - compound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and De-clausal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two constructions behaves different in their surface structures as a result of deriving from different deep structures.

Furthermore, we noticed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that verb-copying, regarded as a 'rescue strategy' in Mandarin Chinese, is only a optional strategy in Miao language, and is not allowed in English at all.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in three languages, arguing verb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henomenon discussed above. And we attempt to explain this language phenomenon with Analytic-Synthetic parameter.

Keywords: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Topic Structure]* *[Construal rule of Control]* *[Small Clause Theory]*

目 录

引言	3
0.1 研究的问题.....	3
0.2 本文研究方法和理论背景.....	4
0.3 章节安排.....	6
0.4 相关术语的介绍.....	6
第一章：话题句和重动句研究现状.....	9
1.1 话题句的研究.....	9
1.2 重动句的研究.....	14
1.3 重动句与话题句关系的研究.....	17
第二章：本文对重动句及话题句的定义以及理论方法.....	20
2.1 话题句的句法形成和本文对话题的定义.....	20
2.2 本文对重动句的定义、形成以及分类.....	21
2.2.1 本文重动句的定义以及重动句的形成分析.....	21
2.2.2 重动句的分类.....	23
2.3 两个理论方法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分析.....	26
2.3.1 控制理论与小句理论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分析.....	26
2.3.2 复合动补结构与“得”字动补结构的不同.....	28
第三章 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分析.....	29
3.1 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	29
3.1.1 单纯补语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转换的句法、语义限制.....	29
3.1.2 单纯补语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句法生成.....	31
3.1.4 补语后有宾语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转换的句法、语义限制.....	34
3.1.5 补语后有宾语的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句法生成.....	35
3.2 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	38
3.2.1 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的句法、语义分析.....	38
3.2.1 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生成过程.....	39
3.3 小结.....	40
第四章：“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分析.....	41

4.1 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	41
4.1.1 哪些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	41
4.1.2 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句法生成	43
4.2 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	47
4.2.1 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语义、句法特点	48
4.2.2 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的句法生成以及话题的由来	49
4.3 小结.....	50
第五章：汉语、苗语、英语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限制以及解释	52
5.1 问题的提出.....	52
5.2 动词的有界无界.....	53
5.3 汉语、苗语、英语中动词有界无界的差异以及动作界限的表示	54
5.3.1 汉语语中动词有界无界的分类以及动作界限的表示方法	54
5.3.2 苗语中动词有界无界的分类以及动作界限的表示方法	56
5.3.3 英语中动词有界无界的分类以及动作界限的表示方法	57
5.4 汉语、苗语、英语对动词拷贝的不同句法选择的解释	59
5.5 一点启示.....	63
总结	66
参考文献.....	68

引言

0.1 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的问题源于对下面问题的思考。

先看下面的例句：

- | | |
|------------------|--------------|
| (1) a. 他吃肉吃怕了。 | b. 肉他吃怕了。 |
| (2) a. 他吃肉吃胖了。 | b. *肉他吃胖了。 |
| (3) a. 我下象棋下赢了他。 | b. 象棋我下赢了他。 |
| (4) a. 我下象棋下昏了头。 | b. *象棋我下昏了头。 |

上面例句中，A 组例句是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B 组例句是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中动词后宾语名词作话题的话题句。A 组重动句中的所有句子都是合法的句子，而 B 组话题句中有些句子合法，如 (1b)、(3b)，有一些句子不合法，如 (2b)、(4b)。

除了在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存在以外，上述语言现象在“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也存在。例如：

- | | |
|-----------------------|------------------|
| (5) a. 张三织这件毛衣织得又肥又大。 | b. 这件毛衣张三织得又肥又大。 |
| (6) a. 张三打李四打得很惨。 | b. *李四张三打得很惨。 |

上面例句中，(5a)、(6a) 是“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5b)、(6b) 是“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动词后宾语做话题的话题句。(5a)、(6a) 两个重动句都是合法的句子，而他们相应的话题句 (5b)、(6b) 中，只有 (5b) 是合法的句子。

为什么上面 A 组重动句都是合法的句子，而相应的 B 组话题句有的合法有的不合法？前人在研究中曾观察到重动句与话题句存在着一定的句法转换关系。那么哪些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哪些不可以？为什么有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话题句，有的不能？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的限制是什么？为什么重动句和话题句存在转换关系？

本文的研究，就是希望能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另外，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还联系了其他一些相关问题：重动句是怎么生成的？动补结构话题句的话题是怎么生成的？为什么汉语中有些句子一定要将动词拷贝后，句子才成立；在一些语言中，动词拷贝拷不拷贝，句子都成立；在另一些语言中，动词拷贝是不被允许的？从不同语言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

差异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0.2 本文研究方法和理论背景

本文首先对我们所要讨论的语言现象进行定义、分类，然后对这些语言现象的语义、句法表现进行描述和总结，最后以生成语法的理论为基础，对为何存在这些语言现象进行解释。

我们在使用生成语法理论时，并非硬搬理论，套用在我们的语言事实里，而是会以语言事实、语言现象为基础，用合适的理论对它们进行解释。因此，我们在解释语言现象时，不是只局限于一种理论，而会更注重哪种理论更适合解释我们的问题。下面就是本文的两个主要的理论方法——控制结构分析和提升结构分析，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分析方法。

早期生成语法的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发现表面上很相似的结构在底层是要么是包含控制解释规则(construal rule of Control)，要么是包含着提升移位原则(movement rule of Raising) (Huang, 1992)。

因此，尽管下面两组例子在表层结构上都有相同的结构，但他们应该被分析为不同的底层结构：

- (7) a. John_i tried [PRO_i to be honest]. 约翰努力变得诚实
b. John persuaded Bill_i [PRO_i to be honest]. 约翰劝比尔变诚实
c. Bill was persuaded t_i [PRO_i to be honest] 比尔被劝要诚实
d. Who did you persuade t_i [PRO_i to be honest] 你劝谁诚实
- (8) a. John_i seemed [t_i to be honest] 约翰看起来很诚实
b. John believed [Bill to be honest] 约翰相信比尔诚实
c. Bill_i was believed [t_i to be honest] 比尔被认为很诚实
d. Who_i did you believe [t_i to be honest] 你认为谁诚实

(7) 中的例子中，方括号前的主语“John”和动词“tried”被称为“主句主语”和“主句动词”，方括号内的主语和动词被称为“内嵌主语”(embedded subject)和“内嵌动词”。内嵌主语是以空代词 PRO 的形式基础生成，它被主句主语（见 7a）或是主句宾语（见 7b）

抑或是被主句宾语的语迹 t (见 7c、7d)控制¹, 因此, (7)例中的句子被称为控制结构(structure of control)。

然而, 在 (8) 例中, 内嵌主语的位置由一个名词性词组占据, 表层的结构就直接生成了 (见 8b); 或者内嵌主语通过移位手段提升到高一点的位置 (见 8a, 8c, 8d)。(8b) 和 (8d) 被称为例外格结构(Exceptional Case Marking), (8a) 和 (8c) 被称为提升结构 (Raising structure)。

另外, 很多文献将 (8) 中的例子分析为小句结构 (small clause structure) (如 Stowell 1981), 这种小句结构采用的是例外格和提升分析。例如:

- (9) a. John considered Bill stupid. 约翰认为比尔很笨
 b. Bill was considered t stupid. 比尔被认为很笨
 c. Who do you consider t stupid. 你认为谁笨
- (10) a. John kicked the door open. 约翰踢开了门
 b. The door was kicked t open. 门被踢开了
 c. What did John kick t open? 约翰踢开了什么?

小句结构分析的核心就是假设 (9)、(10) 中的 “Bill stupid” (比尔很笨) 和 “the door open” (门开) 这些从句结构类似于 (8b) 中的例外格从句 “Bill to be honest” (比尔诚实), 并且, 内嵌主语可以直接提升 (9b)、(10b) 或者进行 Wh-movement (9c)、(10c), 这与 (8c-d) 中的情况一致。

“控制结构” 和 “提升结构” 分析运用于汉语中动补结构研究时也有不同的分析结果: 一是以 Huang (1992) 为代表的控制分析 (主要分析 “得” 字动结式), 二是以 Sybesma (1999) 为代表的小句理论分析 (主要分析复合动补结构)。

本文将以这两种分析方法为基础来对 “得” 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和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进行分析。在第二章中, 我们将对为何我们要采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分析我们的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¹ 空代词由什么成分控制要遵循控制规则 GCR (Generalized Control Rule), 即空代词被最近的名词性成分所控制 (Coindex an empty pronominal with the closest nominal element), Chomsky(1980)。

0.3 章节安排

本文正文部分由七章组成，文中章节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话题句和重动句的研究现状。我们将话题句和重动句以及二者关系研究的前人的看法作了一个总结，在总结中，我们发现，前人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只进行了描述，没有对这个语言现象进行解释。

第二章，本文对重动句及话题句的定义以及理论方法。在这一章中，我们对话题句和重动句作了定义，对重动句进行了分类，并且对它们的形成也进行了交代。另外，我们在这一章中还介绍了小句理论和提升理论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要分别采用这两个理论对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和“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进行分析。

第三章，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分析。这一章我们根据重动句的句法意义将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分为两部分——致使类的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与非致使类的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我们先对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进行语义和句法表现分析，总结出哪一些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哪一些不可以。然后，我们在小句理论的基础上对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句法生成进行分析，从而解释为何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存在转换关系，并指出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中话题的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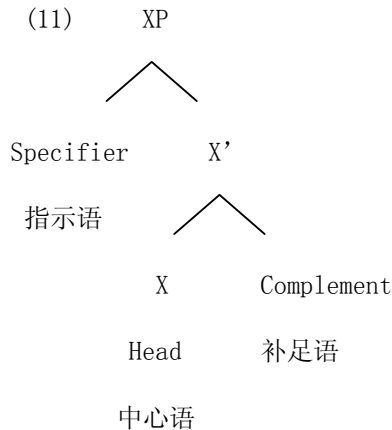
第四章，“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这部分我们也分为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和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在分析了“得”字的语义和句法表现后，我们也将总结哪一些“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得”字动补结构话题句。然后，我们将用控制理论对“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句法生成进行分析，并找出“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转换的限制条件。

第五章，汉语、苗语、英语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以及限制。我们首先指出在这三种语言中，对动词拷贝的选择是不同，在汉语中，有些句子一定要使用动词拷贝句子才能成立，而在苗语中，句子使不使用动词拷贝句子都成立，而在英语中，不允许使用动词拷贝。我们通过对三种语言的动词进行分析，从三种语言动词的不同看出三种语言的差异。最后我尝试用“解析-合成参数”对这三种语言的差异进行综合解释。

0.4 相关术语的介绍

“X’理论”和“C统治”

生成语法短语结构的基本框架假设认为句子是按照词组结构的规律建成的。词组结构遵循两分支的原则 (binary branching principle), 即任何语类 X 为中心语(Head)所构成的词组 XP, 均按照这个原则构成。中心语 (又称 X^0) 与其补足语 (Complement) 合并 (merge), 得到 X 标杠 (X'), X' 再和指示语 (Specifier, 简称 Spec) 合并, 得到 XP。如下:



X' 是一个中介结构, 它揭示了自然语言词组结构的递归性, 一个词组虽然只有一个指示语、中心语和补足语, 但是却可以有多个修饰成分, 所以一个词组结构中只有 X' 是一个可以反复出现的成分。 XP 中的 X 是一个变项, 可以指指词汇性的语类, 如名词 N 、动词 V 、形容词 A 。也可以指功能性的语类, 如出现在句子层面的功能性语类包括轻动词 v , 曲折成分 I (或者称为 T), 标补语 (complementizer) C 。附加语是附加在 X' 上, 如副词短语 $AdvP$ 。 XP 的形状由于像一个向下分枝的树, 所以上面 (11) 这个图被称作树形图。

在树形图中, 如果有 a 、 b 、 c 三个节点(node), 如果 c 节点包含 a 节点和 b 节点, 而且 a 节点和 b 节点互不包含, 那么 a 节点就 c 统治 b 节点, a 节点和 b 节点的关系就是 c 统治关系, a 节点称为 b 节点的先行词(antecedent)。例如空代词 Pro 就被离他最近的名词性成分 c 统治。

“格理论”和“题元结构”

格理论里有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格过滤”(Case Filter), 我们表述如下:

(12) 每一个名词 NP 都需要一个格。

那么格从哪里来呢? 格是由动词或介词指派(assign)而来, 也就是说动词、介词可以给他们的名词性补足语(宾语)赋格。而名词是需要被赋格的。那么 $Spec$ 位置, 即主语位置的格是由什么成份指派的格呢? 是由时态短语 IP 内的曲折成分 $Infl$ 赋格。

行为动词 (action verb) 有两个题元, 主语题元和宾语题元, 主语常常被看作施事, 宾

语常常被看作受事。“施事”、“受事”被称为“题元角色”。一个动词有一定的数目的题元角色要指派。一个词所要指派的一套题元角色称作它的“题元结构”。

“移位”

移位 (movement) 指一个词或短语从结构中的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位置。主要的移位有中心语移位(Head movement)、题元移位 (A movement)、非题元移位 (A' movement)。移位都是向上的。并且移后位置 c 统治原始位置, 这是移位的必要条件。

中心语移位是指的短语结构的中心语的移动, 包括“V-to-v”移动, “V-to-I”、“I-to-C”移动等。题元移位就是指移向题元位置 (如主宾语位置) 的移位。非题元移位指移向非题元位置的移位。例如从宾语位置移位至句首话题位置就是典型的非题元移位。

“合并和移动” (merge + move)

早期的生成语法理论认为移动的句法操作必须在所有合并的操作结束之后才能进行。即是整个树形图完全长成以后, 才能进行移动操作。但是最新的理论模型认为, 移动操作没有必要等到所有合并结束后才能进行 (Nunes, 2004)。在由底向上的合并过程中, 完全可以一边合并, 一边移位。

另外最新的生成语法的理论已经摒弃了原先的语迹 (trace) 和同标(index)的做法, 即认为一个名词性成分或动词性成分在移动的过程中会留下一连串的语迹 (trace)。移动的成分和留下的语迹通过同标的策略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移位和拷贝理论。即认为移动(Move)不应该只被理解为单次的操作, 而是应该为看为四个独立的操作“拷贝(Copy)、合并(Merge)、链的形成(Form Chain)和链的减少(Chain Reduction)相互作用的过程。具体说来, 某个成分移动的过程, 是对该成分进行拷贝, 然后移动这个拷贝, 原来的拷贝和新的拷贝形成一条链, 两个拷贝在链的两端, 链、连两端的拷贝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在最后的由树形结构变为线性结构 (linearization) 的过程中, 会通过某种手段删除一个拷贝, 只保留一个拷贝。但是在有的情况下, 也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在表层句子中保留两个拷贝 (Nunes, 2004)。到底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会在句子的表层保留两个拷贝? 这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Nunes(2004)研究了西班牙语中保留两个名词性成分拷贝的问题。

我们在本文中将会运用到以上术语, 故交待如上。

第一节 话题句和重动句研究现状

1.1 话题句的研究

1.1.1 “主语”和“话题”之争

主语(subject)和话题(topic)问题是汉语语法中的核心课题之一。“主语”和“话题”这些概念是否有存在的客观依据也受到广泛的质疑和争论。因此,主语和话题方面的争论可以认为是更具根本性的:汉语中到底有没有“主语”和“话题”这些范畴?如果有的话只有其中一个呢,还是两个都有?如果两个都有的话,他们是否处于同一层面?

对于以上这问题,可以分为三派不同的观点:

第一派的观点是,汉语语法中只有话题成分,没有主语成分,其他语言中的主要成分在汉语中相应的平行成分就是话题成分。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是赵元任(Chao, 1968),李英哲等(1990),徐通锵(1997)。Hockett(1958)主张,主谓结构的普遍特征就是话题与陈述,主语通常是话题,谓语是陈述。赵元任首先提出汉语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也是如此,就是主题和它的述题(comment)的关系,这可以称为最早的汉语主语话题等同论。正如徐烈炯、刘丹青(1998)所言,尽管今天完全同意这种等同论的语言学家已经不多,但赵元任的观点使研究汉语语法的人开始注意或更加注意话题的问题,从而促进了汉语话题研究的发展。

第二派观点是,在汉语的语法平面,只有主语成分和谓语结构,没有话题成分和话题—陈述结构。“话题”是语用平面的概念。同一句法单位在语法中是主语,丝毫不影响它在语用中是话题,反之亦然。在此共同理念下,有的学者较多地关注语法平面的主语问题,如朱德熙(1985),吕叔湘(1984),胡裕树,范晓(1985),陆俭明(1986),范开泰(1985),史有为(1995),袁毓林(1996)²,杨凯成(2000)等;有的则多以语用平面的话题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如屈承熹(2000)。两类学者之间完全没有对立关系,只是关注点不同。

第三派的观点是,汉语在语法平面既有主语成分,也有话题成分。Li and Thompson(1976)的“主语-话题”类型学研究,以汉语的主谓谓语句为主要证据,提出了汉语是重话题(topic-prominent)的语言,作为对立面,英语是注重主语(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话题和主语区别对待,认为至少在汉语中,“话题”是一种占有

² 袁毓林(1996)认为话题是语用平面的概念,主语是句法平面的概念的立场,但到袁毓林(2002)时观点已有所改变,袁(2002)承认汉语中的话题正处于语法化的过程之中、尚未彻底完成,因而某些成分具有话题和主语或宾语这种双重性。

特定句法位置的，结构上独立的句法成分。在此共同认识之下，不同学者从不同理论背景对话题进行了研究。功能主义学派对汉语话题研究的著作有 Li and Thompson (1997, 1981)，曹逢甫 (Tsao, 1977、1990)，徐余龙 (Xu, 1995)，张伯江、方梅 (1994)，方梅 (1994) 等；形式语言学范围内研究话题问题的文章有黄正德 (Huang, 1982, 1984)，黄正德、李艳惠 (Huang and Li, 1995)，Xu and Langendoen(1985)，徐烈炯 (Xu, 1986, 1994) 刘凤樾 (Liu, 1986)，蒋志新 (Jiang, 1990)，宁春岩 (Ning, 1993)，Shyu (1995)，徐烈炯、刘丹青 (1998)，石定栩 (Shi, 1992, 2000)，徐杰 (2003) 等。另外，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对话题的研究也蓬勃开展，如从话语分析角度研究话题，代表学者为陈平 (Chen, 1996)，陈平 (2004)；从语言习得的角度考察话题的，如 Erbaugh(1982)，简瑜琴 (Chien, 1983)，李行德 (Lee, 1986)，谢天蔚 (Xie, 1992) 等，从话题的语法化研究话题的为袁毓林 (2002)。

本文的观点采用第三派的观点，即汉语在语法平面既有主语成分，也有话题成分，这是本文的基本假设。

1.1.2 话题的定义

对话题的不同看法，使得语法学界对话题没有一致接受的定义，不同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论体系来理解话题的概念也不尽相同。以功能主义理论为出发点的学者将主题作为句子的原始成分之一，不经转换过程产生，对话题的定义往往通过罗列话题的主要性质，代表学者是 Li and Thompson (1997,1981) 和曹逢甫 (Tsao, 1977, 1990) 等；以生成句法为理论基础的 analysis 往往会用句子结构中的特定位置来为主题下定义，代表学者有黄正德 (Huang, 1982)，李行德 (Lee, 1986)。用结构式为主题下定义显然要比罗列主题的性质要简洁的多，但是主题和述语之间的关系却无法明确表达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烈炯和 Langendoen(Xu and Langendoen, 1985)，徐烈炯、刘丹青 (1998)，石定栩 (2000) 用结构式和叙述相结合的办法给话题下了定义。徐烈炯、刘丹青 (1998) 与石定栩 (2000) 对话题的认识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徐烈炯、刘丹青虽然明确规定话题一定同述语中某个位置相联系，确保话题同述语之间有句法和语义关系，但他们不采用话题移位说，而采用 Chomsky (1996) 的说法，认为话题和主语一样，是通过一般转换 (generalized transformation)，把适当的成分插入结构中。而石定栩 (2000) 认为汉语中的话题结构是由基础句子结构通过一些句法操作生成而来³。

本文以生成句法为理论基础，对话题的定义不采用罗列话题，而将采用结构式和叙述式

³ Shi(2000)第 386 页。

相结合的方式定义话题。我们这样定义话题的理由是：

第一，采用结构式定义话题比罗列话题性质来定义话题要简洁的多。

第二，不能只采用结构式来定义话题，如果只采用结构式定义话题，无法从结构上看出话题与述题部分的语义和语用关系。

因此，采用结构式和叙述式相结合来定义话题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到话题的句法位置、话题与述题的语义语用关系。

那么，本文如何定义话题？我们先来看看前人怎么使用结构式和叙述式结合的办法定义话题的。

Xu and Langendoen (1985) 曾用结构式和叙述相结合的办法给话题下定义。Xu and Langendoen 给话题设定了专门的结构位置，也就是 (13) 里面的 X，同时又表明了话题和小句中某个位置 (Y) 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见下：

(13) 在结构式 [s' X [s...Y...]] 中，X 是个主要句法成分而 Y 有可能是个空语类 (empty category)，而且 X 和 Y 有着密切关系。

Xu and Langendoen 明确规定话题一定同述语中某个位置相联系，确保话题同述语的句法和语义关系。但 Xu and Langendoen 的定义无法表示出话题的话语属性 (discourse properties) (Shi, 2000)。因此 Shi (2000) 综合考虑了话题的句法位置、语义、话语属性定义了话题：

(14) 话题是位于述题从句前的无标记的名词性成分。话题和述题中的某个位置有关联；话题在话语交谈的内容中曾经出现过已知信息，在当前的句子中是再次被提及，当前的述题为话题提供新的信息⁴。

Shi 给话题下了比较严格的形式定义 (袁毓林, 2002)，但是 Shi 的定义只用了叙述式定义话题，如果能加上结构式一起定义话题的话，我们就能直观地看到话题在句中的句法位置，也能将话题与述题的关系、话题的话语功能都表示出来。因此本文对话题的定义是在 Shi(2000) 对话题的定义的基础上，加上直观的结构式的表达。我们对话题的定义如下：

(15) 在结构式 [_{TP} X [s...Y...]] 中，X 是话题的位置，话题是位于述题从句前的无

⁴ A TOPIC is an unmarked NP (or its equivalent) that precedes a clause and is related to a position inside the clause; a topic represents an entity that has been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discourse and is being discussed again in the current sentence, namely, topic is what the current sentence is set up to add new information to. The clause related to the topic in such a way is the comment.

标记的名词性成分。X 和述题中某个位置 Y 有关联。话题在话语交谈的内容中曾经出现过已知信息，在当前的句子中是再次被提及，当前的述题为话题提供新的信息。

1.1.3 话题的形成

从功能主义学派的角度来分析话题，认为话题是汉语的基本句法成分之一，不需要经由任何转换过程产生。

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分析话题，不同学者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是认为话题是移位而来，一种观点以黄正德 (Huang, 1982)，沈阳 (2001) 为代表，黄正德在文中指出，汉语话题结构类似英语疑问结构，是由移位形成，话题结构是非论元 ((A'-movement) 移位的结果。而且这两种结构在移位过程中受到的条件限制也是相同的，即受“孤岛效应”(island effects) 的限制，例如复合名词词组中的成分不可外移，主语从句中成分不可外移，等等。徐烈炯等文章认为黄正德的论证不可信。徐烈炯 (2002) 认为汉语中包含空域类的话题结构不能真正呈现孤岛效应，并不接受区域限制。黄正德 (Huang & Li 1996) 也承认无法解释下面违反孤岛效应的句子：

- (16) a. 我认识很多看不懂这本书的人。
b. 这本书_i我认识很多看不懂的人。⁵

因此，徐烈炯、刘丹青 (1998) 指出这一有关移位还是非移位的争论只有在 Chomsky 理论的框架下才有意义。

另外，沈阳 (2001) 对论元 NP 分裂移位的研究也支持话题移位说。沈阳 (2001) 认为如果句首名词 (话题) 能还原到句子中，或者述语句中可以出现一个复指成分，且句首名词与这个复制成分同指，那么可证明述语种存在一个空位，而句首名词就是从这个空位移位出去的。例如：

- (17) a. 花，我刚浇了玫瑰。
b. 这本书_i我读过它_i。

上面 a 例中，沈阳认为“花”可以还原到“玫瑰”后面，所以“花”可以认为是从“我刚浇了玫瑰花”中移位而来。上面的 b 句中，由于在述题中存在一个复制成分“它”，而句首名词“这本书”和“它”同指，因此，可以证明述语句中存在一个空位，句首名词“这本书”就是从这个空位移位出去。

我们认为沈阳 (2001) 的分析对移位话题的证明提供了两个标准：1. 还原。话题如果

⁵ 根据话题句的区域性限制，宾语不可移出复合名词词组或主语从句构成的“孤岛”。例如：

(1) a. 看见那个人的学生来了。 b. *那个人，看见的学生来了。
然而 (16) 例中，宾语可以移出“孤岛”。

能还原到述题中，那么可以证明述题中存在一个空位，话题是从这个空位移位出去。2. 同指复指成分。如果如果在述语句中可以出现一个复指成分，而话题可以与这个复制成分同指，那么也可证明述语种存在一个空位，话题就是从这个空位移位出去。

沈阳（2001）还指出，有的 NP 在移位后留下空位（或语迹），这个空位可以被另外的论元“覆盖”。例如：

(18) 花，我浇过水。

上句本来为“我浇过花”，当“花”移至句首时，后面的空位被另一论元“水”占据，因此，虽然“花”无法回到后面句子中，但句中仍有一个位置。

然而我们认为沈阳（2001）对“花，我浇过了水”这类句子的处理有不妥之处。首先，我们不太清楚“论元覆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其次根据“格理论”（绪论部分有介绍），每个名词性 NP 都需要一个格，假设“花”的格是动词“浇”所指派，那么“水”的格由什么成份来指派？因此我们认为，(18) 中的“花”并非是由述题中移位而来，而是在句首生成。

另外沈阳（2002）不能解释下面例句：

(19) 早饭，我吃了一个馒头。

(20) 水果，我最喜欢苹果。

上面两个例子中的话题“早饭”、“水果”既不能还原到述题中，在述题部分也没有一个复制成分可以与话题同指。

因此，我们认为“话题移位说”能解释汉语中一部分话题句，但并不能解释汉语中所有话题句。

第二种观点认为话题不是移位而来，以徐烈炯、刘丹青（1998）和黄居仁（Huang, 1992）为代表。黄居仁 and 徐烈炯等一样认为英语疑问结构的那些语法限制在汉语话题结构中并不存在。但黄、徐二者又有些差别。徐烈炯、刘丹青而采用 Chomsky（1996）的说法，认为话题和主语一样，也是通过一般转换（generalized transformation），把适当的成分插入结构中。所谓一般转换，意思是从词库中选用一些词，按一定的语法结构要求把它们组合成短语，然后把整块短语置入某个位置，与其他成分相结合(merge)成更大的结构体。这就是话题化。黄居仁不用 Chomsky 的框架，而用 Bresnan 的词汇-函项语法框架。另外，黄居仁（Huang, 1992）是彻底反对话题移位说，而徐烈炯、刘丹青（1998）曾指出，如果要坚持移位说，至多可以说，汉语中有些话题可以看作移位构成。

第三种意见认为汉语中，一部分话题是通过移位构成。以 Shyu(1995)，袁毓林（2002）

为代表。Shyu(1995)给不同的话题以不同的名称。她认为(18)句首的成分是真正的话题,是从后面移过来的,而(19)中的话题原来就位于句首,应改称大主语(major subject)。

(21) 这本书,他读过。

(22) 水果,我最喜欢苹果。

袁毓林(1996)在共时的层面,用句法成分的移位来说明话题和话题结构的形成过程,指出可以把本不处于句首的句法成分前移到句首位置,并加上停顿和语气词,使之成为语用上的话题,袁(1996)主要解释(21)这类移位的话题结构。袁毓林(2002)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待汉语话题和话题结构的语法化过程,采用话语结构的句子化(由两句合并为一句)和话题的语法化(由实词引导话题变为用虚词或语序标志话题)⁶来解释类似于(22)这类话题基础生成的例子⁷。

我们对话题的形成的观点,我们采取第三种观点,即认为汉语中,一部分话题是移位而来。证明移位话题我们采取两个办法:第一.还原,第二.同指复指成分。如果话题可以还原到述题中,或者如果述题中可以出现一个复制成分,且话题可以与这个复制成分同指的的话,我们就认为他们是移位而来。而如果话题无法还原,或述题中没有一个复制成分可以和话题同指,那我们就认为这类话题是在句首基础生成。

至于具体的句首基础生成的话题是怎样形成的,是通过像徐烈炯、刘丹青(1998)认为的一般转换生成⁸,还是通过袁毓林(2002)的“话语结构句子化和话题语法化”形成?我们认为他们二者是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讨论基础话题的形成过程,但殊途同归。由于本文是在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下研究话题句的生成过程,因此我们对基础生成话题采取“一般转换”生成方式。

1.2 重动句的研究

对重动句(或称“动词拷贝结构”)的研究,近些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早注意到重动句的是王力先生,他在《中国语法理论》中称之为“叙述词复说”。重动句指下面句式:

⁶ 原来至少用一个小句来表示话题,用一个小句来表示述题的话语结构,可以逐步虚化为用虚词和语序来标志话题,并在一个小句中把话题和述题都表示出来。

⁷ 袁毓林(2002)认为,汉语中的话题正处于话题化的过程中,尚未彻底完成,因此汉语句子中的话题不可避免地会具有句法成分和话语成分的两重性。

⁸ 一般转换就是指从词库中选一些词,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要求把它们组合成短语,然后把整块短语置入某个位置,与其他成分结合成更大的结构体。

(23) a. 张三吃饭吃了三个小时。

b. 张三打篮球打得非常好。

c. 张三打篮球打累了。

关于重动句“NP1+V+NP2+V+XP”属何种句型，语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认为是“主状动”句。认为这种句子是“动宾词组作状语的动词谓语句”。代表学者是赵普荣（1958）。

第二、认为是“主谓谓语句”或“拷贝式话题结构”。这种看法把“NP1”看作大主语（主话题），把“V+NP2”看作是小主语（或次话题）。代表学者有邓剑文（1958），赵元任（1979），曹逢甫(Tsao, 1987)，徐烈炯、刘丹青（1998），王玲玲、何元建（2004）等。

第三、认为是“连动句”（或称连谓句）。认为两个动词共一主语，是连动式。代表学者为王福庭（1960），陈健民（1986）。

第四、认为是“主动补”（或称“主述补”）式。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比较多，代表学者为丁声树等（1961），李临定（1980）。

我们采取第四种意见，认为重动句是“主述补”结构。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认为呈拷贝关系的两个动词所指相同，就决定了它们不能可能是连动所具有的时间或事理上的相乘关系，也不可能是修饰关系。因此我们不同意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

第二，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将重动句看成“拷贝式话题结构”的理由不充分。

徐烈炯、刘丹青，王玲玲、何元建等把重动句看为拷贝话题结构的一个原因是认为重动句两个VP之间可以加话题标记“啊”。例如“他做事情啊，做得一塌糊涂”。本文认为“啊”有时候仅仅表达一种停顿而已，并不见得就是标记句内次话题。

徐烈炯、刘丹青将重动句看为拷贝话题结构的另一个原因为，重动句中的第二个VP可以是指代性短语，他们举出的普通话题例子是：

(24) 他处理重要问题常常这样做。

徐烈炯、刘丹青认为“这样做”是汉语中用来指代动词短语的专门用语。他们的理由是“这么做”相当于英语中的“do so”，意思可指上文中的动词短语。例如：

(25) 小张骗老婆，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

徐烈炯、刘丹青认为上句中的“这么做”相当于英语中的“do so”，意思是指上文的动

词短语“骗老婆”。

然而我们认为例(24)中的“这样做”意思并不指是“do so”意思，而是是指一种做事的方式、态度“do like this”，而这种方式态度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已知的或上文中已经提及的。因此我们认为“V+NP2”不能看作次话题，因为指代性短语“这样做”并不指前面的动词短语“V+NP2”。

对于重动句的形成，国内早期学者主要发掘这一句式形式上的一些特征。如王力(1944)，徐枢(1985)，秦礼君(1985)，李临定(1986)，刘维群(1986)等。海外汉语学者也很注重对重动句的分析，如黄正德(1982, 1988)认为重动句中这种动词重复现象是汉语句法中断与结构的内部制约造成的，并认为动词拷贝是一种挽救策略(rescuing strategy)，指出动词拷贝是源自于了汉语句法中的“短语结构条件限制”(phrase structure constraint)。黄月圆(1996)认为动词拷贝现象主要原因是名词性成分格位的要求。各位理论要求，句子中任何一个由于隐形态的名词性成分都要被指派各位，动词重复是名词性成分指派各位的结果。黄月圆还认为汉语重动句与把/被结构有互补分布规律。戴浩一(1994)认为，动词拷贝是由语义决定的。动词拷贝具有显示某一事件自身重复性的符号象征功能，动词重复与动词短语所表示的时间自身具备的延续性和重复性有关。

除了对重动句的形成的研究，不同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从句法形式上观察动、宾、补之间的关系，代表观点是王力(1944)的“宾补争动”说，黄月圆(1996)的“一个动词，一个补述语”说，戴耀晶(1998)的“邻近分解”说等。“但是其中的一点不足或者说不尽人意的地方是，对于重动句结构关系研究不够明确，尤其是在形式结构中对VO与VC的结构关系避而不谈”(肖奚强、张静，2004)。

从认知的角度上，戴浩一(1990)探讨重动句，他认为语言表达形式的重复对应于概念领域的重复，汉语中动词冲出现象是对持续动作和状态的临摹表达；项开喜(1997)认为，重动结构作为一种额数的句法结构，突出强调动作行为表现出来的超常量，即超常结果、超常量和超常状态/程度；张旺熹(2002)从“远距离因果关系”来分析重动结构的语义认知基础。

还有学者研究重动句与其他句式的关系，如与“把”字句、“被”字句、“话题句”(或主谓谓语句)的关系，如曹逢甫(Tsao, 1987)，范晓(1993)，袁毓林(1996)，王灿龙(1997)徐烈炯、刘丹青(1998)等，唐翠菊(2001)等。

另外，那些句子可以重动，哪些不能重动，也有前人做过研究(袁毓林 2004，王洪旗

2001, 黄月圆 1996 等等)。但是这些研究所得出的哪些可以重动哪些不能重动的规律, 都是从语用和语义的角度进行的讨论。例如能说是因为 V 和 A 的关系不紧密, 或者说强调动作行为的超常方面等等。从生成语法角度只有 Cheng(2005)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 但是他认为补语指向主句动作受事的这类动结式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有重动形式。然而我们在语言事实中可以找到不少反例。

1.3 重动句与话题句关系的研究

不少学者也都注意到了重动句“NP1+V+NP2+V+XP”与话题句(或主谓谓语句)的关系, 如 Huang(1982)、曹逢甫(Tsao, 1987), 范晓(1993), 袁毓林(1996), 徐烈炯、刘丹青(1998)等, 唐翠菊(2001)等, 王玲玲、何元建(2004)。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派:

第一、重动句就是话题句, 其中 V+NP2 是话题:

曹逢甫(Tsao, 1987)把动词重复结构(重动式)中的“V+NP2”看成由名物化形成的名词词组, 作用也是次要话题。他在论证中用到的主要证据是在主题链⁹中控制同指名词的删除或是代词化。例如:

(26) 他照相照得很快, 也照得很好。

曹逢甫认为上例中第一个小句里的“照相”是个名物化了的动词词组; 第二个小句在动词前面也有个名物化了的“照相”, 只是由于跟前面小句里的“照相”同指而被删除掉了。第一个小句里的“照相”因而具有主题的身份, 仅仅因为不在句首位置上, 只能作次要主题。

徐烈炯、刘丹青(1998)也将重动句中前一个动词短语看作次话题。例如:

(27) 小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

徐烈炯、刘丹青认为上例(27)有下例(28)这种同义形式:

(28) 小张篮球打得非常好。

徐烈炯认为(27)(28)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次话题是动词短语“打篮球”, 而后者的次话题是名词“篮球”

⁹ 曹逢甫(Tsao, 1977, 1990)认为“主题是个话语概念”, 主题链是由“主题将其语义范畴扩展到多个句子”而形成的, 主题链对他来说不是句法概念, 而是个特殊的话语概念。按照他的说法, “主题总是占据主题链中第一个小句的句首位置”, 而且“主题控制主题链中同指名词的删除或是代词化”, 所以一个名词词组同主题链中空语类的关系可以用来判定该名次是否是主题。

徐、刘指出，在实际使用中拷贝式话题也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前成为主话题。例如（27）可以改造成（29）：

（29）打篮球小张打得非常好。

王玲玲、何元建（2004）同意曹（1997）和徐、刘（1998）的观点，将第一个 VP 处理成次话题。并认为如果它出现在句首，就成了主话题。

然而他们都没有考虑为何有的重动句不可以将第一个动词短语提前做主话题，而有的可以。

第二、认为重动句与话题句（主谓谓语句）存在转换关系

Huang(1982)中提到重动句与话题句、“被”字句、“把”字句之间有转换关系。但并未提到转换关系的限制。

范晓（1993）在研究复动“V得”句¹⁰时指出，复动“V得”能否变换或变换成某种句式取决于各种因素，其中总最主要的是受制于补语的语义指向。

范晓认为复动“V得”式变换成主题句有限制——补语在语义上指向主语 S 的，不能变换为主谓谓语句。例如：

（30）他写字写得很累→*字他写得很累。

但我们认为也不一定如此。例如：

（31）张三看这本书看得很烦→这本书张三看得很烦。

补语“很烦”也是指向 S(张三)，但两个句式仍然可以进行转换。

袁毓林（1996）指出，前段可话题化移位到句首的重动式才能通过删除句首的重复动词（copying verb）而派生出主谓谓语句。他举了以下两例：

（32） a. 我下象棋下不过你 →a' [下]象棋我下不过你

 b. 我下象棋下昏了头 →b' [*下]*象棋我下昏了头

但他也没有解释，为何有的重动式能派生出主谓谓语句，而有的不能。

唐翠菊（2001）指出致使性重动句的动词 V 和宾语 O 结合比较紧密，动词 V 一般不能删除，从而使整个句子无法变换成主谓谓语句。而非致使性重动式的动词 V 和宾与 O 结合得比较松散，动词 V 可以删除，从而使宾语 O 成为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或小主语。例如：

¹⁰ 范晓的复动“V得”句指谓语句后带有宾语，再重复动词后加上“得”、而后再引出不予的一种“V得”句，记作 SVOV 得 R。如：小张吃饭吃得饱极了。

-
- (33) a. 他喝酒喝醉了→*他酒喝醉了
b. 他喝酒喝多了→他酒喝多了。

我们认为唐翠菊的观点也存在着问题，致使性重动句也有很多可以转换成为主谓谓语句。例如：

- (34) 我吃肉吃烦了→肉我吃烦了。
(35) 我想这个问题想得头疼→这个问题我想得头疼

因此，重动句和话题句的转换关系的确有一些限制和条件，而前人的研究并未对本文开头的问题提出解释，我们将在下面的研究中，把这些限制和条件找出来。并对为何会有这样的语言现象进行解释。

第二章 本文对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定义以及理论方法

上一章中，我们通过总结前人对话题句、重动句以及重动句话题句关系的研究，找到了一些问题。同时，我们也提出了我们对话题句的定义、话题句的形成方式、重动句的定义以及重动句与话题关系之间的看法以及理由。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就要进行本文对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分析，在分析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关系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清晰地交待一次本文对话题句、重动句的定义以及对相关问题我们的看法，以方便后面章节的研究和论述。

2.1 话题句的句法形成和本文对话题句的定义

关于话题是移位生成而成基础生成，1.1.3 中，我们已经给出了我们的观点以及理由，下面我们将我们的观点重复如下：

我们认为汉语中，一部分话题是移位而来。证明话题是移位而来我们采取两个办法：第一、还原。第二、有同指复指成分。如果话题可以还原到述题中，或者如果述题中可以出现一个复制成分，且话题可以与这个复制成分同指的的话，我们就认为他们是移位而来。而如果话题无法还原，或述题中没有一个复制成分可以和话题同指，那我们就认为这类话题是在句首基础生成。

另外，本文以生成句法为理论基础，对话题的定义不采用罗列话题，而将采用结构式和叙述式相结合的方式定义话题。我们这样定义话题的理由是：

第一，采用结构式定义话题比罗列话题性质来定义话题要简洁的多。

第二，如果只采用结构式定义话题，无法从结构上看出话题与述题部分的语义和语用关系。

因此，采用结构式和叙述式相结合来定义话题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到话题的句法位置、话题与述题的语义关系，以及话题的话语功能。在 1.1.2 中，我们以及给出本文对话题的定义，现在我们复述如下：

- (36) 在结构式 $[_{TP} X [s \dots Y \dots]]$ 中，X 是话题的位置，话题是位于述题从句前的无标记的名词性成分。X 和述题中某个位置 Y 有关联。话题在话语交谈的内容中曾经出现过已知信息，在当前的句子中是再次被提及，当前的述题为话题提供新的信息。

2.2 本文对重动句的定义以及分类

2.2.1 本文对重动句定义以及重动句的形成分析

本文认为重动句是主述补式，前面 1.2 中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的理由。重动句可以用“NP₁+V+NP₂+V+XP”来表示，其中，NP₁ 看为重动句的主语，XP 看作为补语。

那么在句法图上，“V+NP₂”处于什么位置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Huang(1992)、Cheng(2005)认为“V+NP₂”是作为附加语(Adjunct)合并到句子上的。

第二种意见，熊仲儒(2004)认为“V+NP₂”作为一个句子是一个命题性致事，在 Spec VP 位置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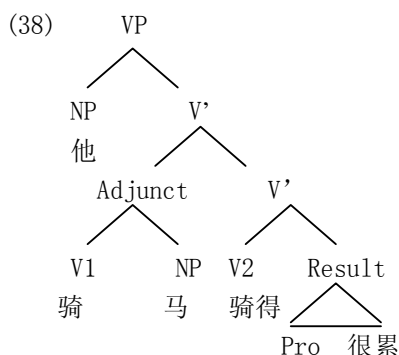
如果选用熊仲儒的看法，认为“V+NP₂”是一个句子作为命题性致事有一个主要问题是 不利于统一分析重动句，因为有些句子并非是致使性重动句，而只是描述一个事件。

因此我们采取将“V+NP₂”看成是附加语的分析。

关于重动句的形成，Huang(1992)指出汉语中的动词拷贝是源于短语结构限制(Phrase Structure Constraint)，即汉语不允许同时带一类以上的补语。(详细讨论见 Huang 1982, Huang 1984, Li 1975)。例如：

(37) *他骑马得[Pro 很累]

因此要使句子变的合法的话，就需要拷贝动词。“他骑马骑得很累”的分析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句子主语“他”在 V 的指示语 Spec 位置；中心语动词“骑”和“得”合并得到“骑得”；V'的不足语是一个表示结果的句子，在这个结果从句中 Pro 在指示语位置；“骑马”是一个附加语。附加语里的名词性成分“马”不能对 Pro 进行 c 统治，所以是主语“他”控制 Pro¹¹。

¹¹Huang(1992)认为主语和宾语控制遵循最小距离原则(MDP, Minimal Distance Principle)。比如“他把马骑得很累”的结构中[他 [把马 [骑得 [Pro 很累]]], “马”是离“Pro”最近的，所以可以控制 Pro，意思

Cheng(2005) 从句法生成的角度研究了汉语重动句中动词的拷贝的方法。她以“得”字结果补语分析为基础,认为补语指向宾语和补语指向主语的“得”字结果补语有两个不同的拷贝方法生成重动句。

第一种,将动词的一个拷贝移动到主干的句法树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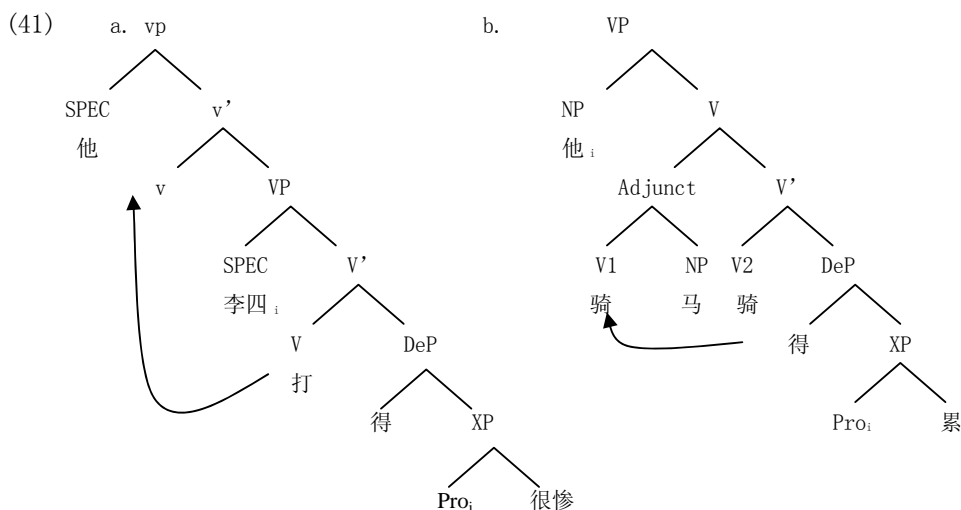
第二种,动词的一个拷贝不是移动到主干句法树上面,而是移动到主干句法树的一侧,和另外的词库中的成分合并后再合并到主干句法上去。

我们以下面两例来看看两种拷贝策略的具体操作过程。试比较:

(39) 他打李四打得很惨。

(40) 他骑马骑得很累。

上面第一例中的补语“很惨”语义上指向宾语“李四”,第二例中的补语“很累”在语义上指向主语“他”。它们由于补语的指向不同,拷贝的方法也不同。比较:



(41a)是补语指向宾语的“得”字结果补语重动句的生成方式。主语“他”在vp的指示语Spec位置,宾语“李四”在VP的指示语Spec位置,动词“打”在中心语位置,V'的补足语是“得”字短语,“得”处于DeP的中心语位置,DeP的补足语是一个表示结果的短语XP,Pro在这个结果短语的指示语位置。Pro被离它最近的名词性短语控制,即被宾语“李四”控制,因此(41a)这个结构又被称为“宾语控制式”。(41a)中的动词“打”拷贝移动到主干的句法树v上面,因此就形成了重动句“他打李四大得很惨”

(41b)中是补语指向主语的“得”字结果补语重动句的生成方式,主语“他”在VP的指示语Spec位置,动词“骑”在中心语位置,V'的补足语是“得”字短语DeP,“得”处于

是“马”累。如果是“他骑马骑得很累”,表面看来是“马”离得最近,但其实“骑马”是一个附加语(Adjunct),所以“马”不能对Pro进行C统治,所以距离Pro最近的还是“他”,因此句子的意思是“他累”。

DeP 的中心语位置，DeP 的补足语是一个表示结果的短语 XP，Pro 在这个结果短语的指示语位置。Pro 被离它最近的名词性短语控制，即被主语“他”控制，因此 (41b) 这个结构又被称为“主语控制式”。(41b) 中的动词“骑”不是移动到主干句法树上，而是移动到主干句法树的一侧，和词库中的成分“马”先合并，然后“骑马”才再合并到主干句法上去。

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几个观点：Cheng(2005)年所采用的“移动”、“拷贝”等操作是源自于最新的生成语法理论。最新的生成语法理论摒弃了原先的语迹(trace)和同标(index)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移位和拷贝理论。最新的生成语法理论认为，移动(Move)不应该只被理解为单次的操作，而是应该为看为四个独立的操作“拷贝(Copy)、合并(Merge)、链的形成(Form Chain)和链的减少(Chain Reduction)相互作用的过程。具体说来，某个成分移动的过程，是先对该成分进行拷贝，然后移动这个拷贝；原来的拷贝和新的拷贝形成一条链，两个拷贝在链的两端，链和链两端的拷贝合构成了一个整体；在由树形结构变为线性结构(linearization)的过程中，一个拷贝会通过某种手段删除，只保留一个拷贝，但是在有的情况下，也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在表层句子中保留两个拷贝(Nunes, 2004)。

本文将采取 Cheng 的分析对“得”字重动句的生成过程。而对于复合结构重动句的生成过程，本文将在第二章中进行分析。

2.2.2 本文对重动句的分类

关于重动句的分类，主要的研究有唐翠菊(2001)，张旺熹(2002)，Su Yuying(2005)等。

唐翠菊(2001)从重动式内部的性质将重动式分为两个大类：

第一、致使性重动句

(42) a. 他吃中餐吃胖了。 b. 他讲课讲得口干舌燥。 c. 他想儿子想疯了。

第二、非致使性重动句

(43) a. 她吃中餐吃多了。 b. 他讲课讲得很棒。 c. 他想儿子想少了。

张旺熹(2002)根据唐翠菊(2001)的观点，把重动结构分类两类：致使性重动结构和描述性重动结构。其中致使性重动结构根据补语成分的不同，又分为 6 小类：

1. 形容词短语作补语

(44) 她吃西瓜吃坏了肚子。

2 动词短语作补语

(45) a. 他钉箱子钉着了手指头了。 b. 吃螃蟹把孩吃吐了。

3 趋向动词短语作补语

(46) 新来的民工掏那口井掏出了一枚戒指。

4. 介词短语作补语。

(47) 收租收到刘家大嫂床铺头去了吧？

5. 动补短语为补语的可能式

(48) 这一回，我们找排长找不到，找连长也找不到。

6. “得”字短语作补语，其中又可分为三类：

(49) 他们穿衣服穿得很难堪。——“得”+形容词短语

(50) 走路走得我脚板底子都疼。——“得”+小句/动词短语

(51) 你是不是小时候看日本小说看得…… ——“得”后成分省略

从语义上张旺熹将描述性重动句分为动作行为的超常量为基础描述性重动结构和结果的偏离性为基础的描述性重动结构，另外又分别从补语的句法形式将两类再分小类。

Su (2005)根据补语的不同类型（时间补语、频率补语、描述类补语、结果补语、地点补语、趋向补语、论元作补语、程度补语、动词成分作补语）将重动句分为九类。

本文对重动句的分类，主要从句法结构和句子的语法意义上来分类。我们首先从句法结构上将重动句两大类：

第一类，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例如：

(52) 张三吃肉吃怕了。

(53) 张三切菜切破了手

(54) 张三去上海去了三次。

(55) 张三吃饭吃了两个小时。

第二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例如：

(56) 张三吃饭吃得吐了。

(57) 张三想这问题想得头疼。

(58) 张三看书看得很快。

(59) 他开车开得很稳。

(60) 他唱歌唱得好得不得了。

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可以表示结果，如(52)，这时句子的语法意义为“某人作了某事致使了某个结果的发生”。补语还可表频率，如(54)。也可表时间，如(55)。这补语表示“频率”和“时间”的两种情况，句子没有“致使”的语法意义。

“得”字结构重动句中，补语也可以表示结果，如(57)，这时句子的语法意义也为“某人作了某事致使了某个结果的发生”。补语还可表方式，如(58)。也可表状态，如(59)。也可表程度，如(60)。补语表示“方式”、“状态”、“程度”时，句子没有“致使”义。

因此，根据句子的语法意义，我们还可以将第一类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第二类“得”字结构重动句进一步分为“致使类”和“非致使类”。具体分类见下：

第一类，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

1. 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 (补语表示结果)

(61) 张三吃肉吃怕了。

(62) 张三切菜切破了手

2. 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 (补语表示频率、时间)

(63) 张三去上海去了三次。

(64) 张三吃饭吃了两个小时。

第二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

1. 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 (补语表结果)

(65) 张三吃饭吃得吐了。

(66) 张三想这问题想得头疼。

2. 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 (补语表示方式、程度、状态)

(67) 张三看这本小说看得很快。

(68) 他开车开得很稳。

(69) 她唱歌唱得好得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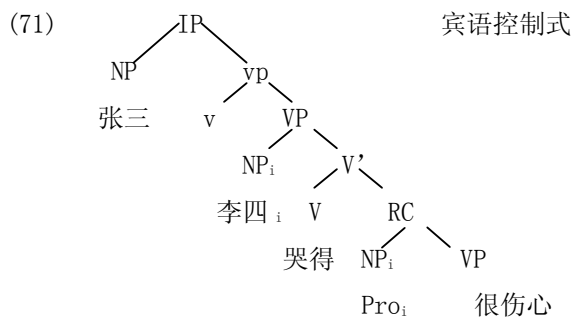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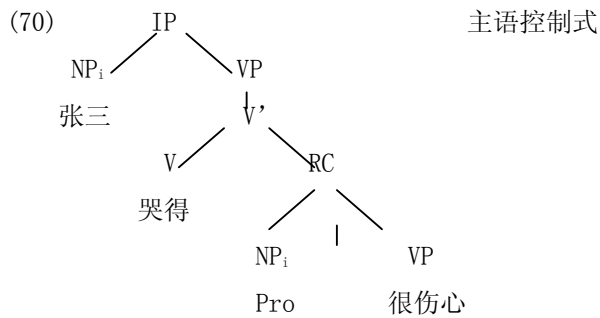
2.3 两种不同的理论方法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分析

2.3.1 控制理论和小句理论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分析

在前面引言部分的 0.2 中，我们对本文的两个理论方法——“控制结构分析”和“提升结构分析”进行了介绍。在这两种不同的结构分析法运用于汉语中的动补补语结构研究时也有不同的分析结果：一是控制结构分析，代表著作为 Huang（1992）对复杂动补式（“得”字动补式的分析，二是为提升结构分析，代表研究为 Sybesma（1999）的小句理论分析对复合动补结构的分析。下面分别来看看这两种理论对汉语中动补结构的分析：

1. 控制结构分析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分析：

Huang(1992)在对复杂结果补语结构（“得”字结果补语结构）分析时，指出两种控制分析——主语控制式（subject in control）和宾语控制式(object in control)，前者是主语控制空代词 Pro，如（70），后者是宾语控制空代词 Pro(71)：



在（70）中，主语张三处在 IP 的指示语位置，中心语“哭”和“得”合并，V'后是一个表示结果的从句 RC，在这个从句中，Pro 在指示语的位置。Pro 被离它最近的名词性成分“张三”控制，整个句子的意思为“张三哭，张三很伤心”。（71）中，主语张三处在 IP 的指示语位置，宾语李四处处在 VP 的指示语位置。中心语“哭”和“得”合并为“哭得”，“哭得”最后可以移位到表示致使的轻动词 v 之处，给宾语“李四”赋格。V'后带一个结果从句为其补足语，在这个结果从句中，Pro 占据指示语的位置。Pro 被离它最近的名词性成分“李四”控制。整个句子的意思为“张哭使得李四很伤心”

Huang(1992)曾指出, 主语控制式一般发生在复杂谓语(complex predicates)为不及物的情况, 而宾语控制式一般发生在复杂谓语为及物的情况中。另外, 结果补语的控制遵循“最小距离原则”(Minimal Distance Principle)¹² :

(72) 最小距离原则 (MDP):

最近距离 c-统制补足语的名词性短语控制补足语。

2, 小句补语理论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分析:

Hoekstra(1988)针对结果补语结构提出“H 假设”, 即小句理论: 句子中谓语动词表达的是一个非状态性的、本身在时间上没有终节点的动作行为。谓语动词的补足语是一个不具有整体句法功能的补语小句(Small Clause, 简称 SC), 这个小句由主语、谓语和表示实现的体成分(aspect)一起构成。其作用是为主句谓语动词提供一个作用的范围和到达的终点, 而且说明这个终点具体是什么,

Sybesma (1999) 在 H 假设的基础之上对汉语结果补语结构的结构 (主要是对复合结果补语的分析) 分析如下:

- (73) a. 及物结果补语结构: NP [VP V [SC NP XP]]
b. 不及物结果补语结构: e [VP V[SC NP XP]]
c. 致使性结果补语结构: NP CAUS [VP V[SC NP XP]]

我们将汉语例子例举如下:

- (74) a. 张三骂哭了李四。 张三[VP 骂 [SC 李四 哭了]]
b. 张三吓哭了。 [VP 吓 [SC 张三 哭了]]
c. 这件事吓哭了张三。 这件事 CAUS [VP 吓 [SC 张三 哭了]]

以 (74a)“张三骂哭了李四”的例子, 我们来分析小句补语理论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分析。(74a) 中主句动词“骂”是一个在时间上开放的动作, 没有终节点。后面的结果部分“哭了李四”整体看作是主句动词“骂”的补足语。在深层结构里, 这个补足语是一个小句“李四哭了”。小句的主语是“李四”, 小句谓语是“哭了”。补语小句“李四哭了”为主句动词“骂”提供一个终节点, 是动作“骂”的结果。补语小句主语“李四”是受动作“骂”的影响才产生“哭”的状态。并且根据小句理论, 主句主语是发出主句动作的致使者。也就是说

¹² MDP: an infinitive complement of a predicate P selects as its controller the minimal c-commanding noun phrase in the functional complex of P.

这个句子的语义解释就是“张三”发出了一个“骂”的动作，结果是“李四哭了”。

2.2.2 复合动补结构与“得”字动补结构的不同

汉语中结果补语（“得”字结果补语、复合结果补语）该用控制结构分析还是提升结构分析呢？还是不同情况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我们认为控制结构分析适合于分析“得”结果补语结构，而小句补语理论适合于分析复合结果补语结构。我们的理由如下：

1. 复合补语结构中，补语是一个不具有整体句法功能的不完整的小句（small clause），而“得”补语是一个具有时态的完整的句子（fullfledged sentence）。例如

(75) 他哭红了眼睛。

(76) 他哭得连路人都觉得心酸。

(75) 复合补语结构中，补语是一个不具有整体句法功能的小句“眼睛红了”，因为在这个小句中没有时态，小句里面的名词性成分才需要提升。另外，我们不能在这个小句中加“都”、“连”这些句法成分，从而也可以证明复合补语结构中补语是一个小句。

(76) “得”后补语“连路人都觉得心酸”是一个完整的具有时态的句子。

复合补语结构和“得”字补语结构在结构上本来就不同，前者倾向于词法层面的句法操作，后者则是句法层面的句法操作。因此我们可以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来处理这两种补语结构。

2. 如果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复合补语结构和“得”字补语结构，从理论上我们该如何统一分析“得”字可能补语、程度补语和是表频率或时间复合补语结构？因为我们很难将“得”字可能补语、程度补语和是表频率或时间复合补语结构处理为一样的结构。

3. 如果将复合补语结构和“得”字补语结构看成是相同的结构，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分析他们的话，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得”字补语结构在历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得要比复合结构晚。

因此，我们认为复合补语结构与“得”字补语结构是不同的结构，他们各自的结构特点允许我们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来对它们进行分析。

第三章 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分析

上一章 2.2.2 中我们根据句法结构的不同将重动句分为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得”动补结构重动句，这一章，我们先讨论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问题，在下一章中，我们再讨论“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问题。

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根据句子的语法意义进一步分为补语与表示结果的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补语表示频率、时间的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我们下面将分别讨论致使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和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

3.1 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

根据补语成分的不同，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还可以分为两小类，一为补语为单纯形容词和动词的情况，二为补语后还带宾语的情况。我们先讨论单纯补语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情况。

3.1.1 单纯补语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转换的句法、语义限制

我们前面已经举过几个例子，下面我们再把这些例子重复如下：

- | | | |
|------|-----------------|----------------|
| (77) | a. 他抽烟抽穷了。 | b. *烟他抽穷了 |
| (78) | a. 我想他想病了。 | b. *他我想病了。 |
| (79) | a. 他吃肉吃胖了。 | b. *肉他吃胖了。 |
| (80) | a. 他读书读傻了。 | b. *书他读傻了。 |
| (81) | a. 他吃肉吃怕了。 | b. 肉他吃怕了。 |
| (82) | a. 他读书读腻了。 | b. 书他读腻了。 |
| (83) | a. 我听张三的小曲听厌烦了。 | b. 张三的小曲我听厌烦了。 |
| (84) | a. 我看他看够了。 | b. 他我看够了。 |

上面例句中，A 组例句是重动句，B 组例句是话题句。这些例子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动词都为二元动词，二是补语都指向句子主语。不同的地方就是前四句重动句不能转换为话题句，而后四句重动句却可以。

上面(79)-(82)四个重动句中,前两句中的动词“吃”、“读”,宾语名词“肉”、“书”分别和后两句中的动词、宾语相同,然而他们能否转换为话题句的情况却不相同。如此看来这类单纯补语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能否转换为话题句与动词、名词关系不大。

既然动词、动词后宾语 NP 与能否形成话题句关系不大,那么补语是否在能否形成话题句中起着关键作用呢?在分析补语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些句子不同的句法表现。试比较:

- (85) *张三抽穷了烟
- (86) *我想病了他
- (87) *他吃胖了肉。
- (88) *他读傻了书。
- (89) 他吃怕了肉
- (90) 他读腻了书。。
- (91) 我听厌烦了张三的小曲。
- (92) 我看够了他。。

上面例句中,前四句的动词后宾语 NP “烟、他、肉、书”不能出现在补语之后。而后四句动词后宾语 NP “肉、书、张三的小曲、他”可以出现在补语之后。

根据上例中动补结构的及物不及物表现,我们分别把上面的补语分为 A 类补语和 B 类补语。试比较:

A 类补语:穷、病、胖、傻……

B 类补语:怕、腻、烦、够……

我们认为两类补语是不相同的。

B 类补语中,有的补语后面可以带宾语,有的补语可以通过介词能将所“涉及”的对象引介出来。例如:

- (93) a. 我烦他。
- b. 我怕肉。
- (94) a. 我对张三的小曲厌烦了。
- b. 他对书腻了。

上面两例中,第一例的谓语动词“烦、怕”看后面可以带宾语。第二例中,用介词“对”

可以将形容词“厌烦”、“腻”的对象引介出来，我们可以将这类补语看为二元谓词¹³（包括形容词和动词）。它们有如下共同的特点，一是能带出对象（或直接带宾语或用介词引出），二是表示心理活动。

A类补语与B类情况不同。它们既不能带宾语，也不能通过介词引出对象。例如：

- (95) a. *我穷烟
b. *我肥肉
c. *我对烟穷了
d. *我对肉胖了

上面四例中补语属于A类补语。A类补语是一元谓词，因此它们既不能带宾语，也不能通过介词引介出对象。另外这类补语并不像B类那样是心理类的，A类补语只是简单的描述类补语，没有表示心理的特点。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单纯补语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之间的转换规律：

- (96) 规律一：当补语是二元谓词时，单纯补语类致使性复合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致使性复合结构话题句。当补语是一元谓词时，不能转换。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单纯补语类致使性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句法生成进行分析，试图解释，为何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的单纯补语类致使性动补结构重动句，有的能转换为话题句，有的不能，以及解释为何重动句和话题句存在着句法上的转换关系。

3.1.2 单纯补语致使性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的句法生成

上面能转换为话题句的重动句和不能转换为话题句的重动句虽然有着不同的句法表现，但我们我们认为它们来自一样的的底层结构——不及物的动补结构：

- (97) e [_{VP} V [_{sc} NP₂ XP]

它们的区别在于补语的，一类补语为一元谓词，另一类为二元谓词。试比较：

- (98) e [_{VP} V [_{sc} NP V] (V为一元谓词)

- (99) e [_{VP} V [_{sc} NP₁ [_{VP} V NP₂]]] (V为二元谓词)

我们分别以“张三吃肉吃胖了”和“我听张三的小曲听厌烦了”为例，来分析它们的句

¹³ 我们在这儿将B类补语看作二元谓词，然而并否认这些补语作为一元谓词使用的情况，这些词究竟该看成两个不同的词呢，还是看成一个由两个义项的词，因与本文内容关系不大，所以本文不做讨论。

法生成。

“张三吃肉吃胖了”的底层结构如下：

(100) [VP 吃 [SC 张三 胖了]]

谓语动词使“吃”，处于中心语位置，整个结果小句“张三胖了”作为中心语的补足语。根据小句理论，在组合动补结构中，动词后的补足语位置就是一个小句，所以在句法结构中并没有动词后宾语 NP 的位置。

然而动补结构的句法结构中虽然没有“宾语”的位置，但动词仍然有指派一个题元角色的能力。而根据 Cheng(2005), Hornstein and Nunes(2002)，只要具有指派题元的能力，就可以触发拷贝¹⁴。句子的拷贝过程如下：

(101) [VP [VP 吃 肉] 吃 [SC 张三 胖了]]
 ^ |
 动词拷贝 copying

上句中，动词“吃”先进行拷贝，然后由于动词“吃”拷贝后，还可以指派多余的题元，从词库中“取出”一个名词“肉”以满足动词赋格的要求。这组句子中拷贝动词后宾语“肉”不是在底层结构中就已经有的，而是在动词拷贝以后，由动词赋格而来。

小句主语“张三”因为在小句中得不到格位，因此提前至主句主语的位置以取得格位，形成重动句“张三吃肉吃胖了”。如图：

(102) 张三_i [VP [VP 吃 肉] 吃 [SC t_i 胖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我听张三的小曲听厌烦了”这类重动句的生成过程。句子的底层结构为：

(103) [VP 听 [SC 我 [VP 厌烦了 张三的小曲]]

上句中，“听”为中心语，后面接一个结果补语小句“我厌烦了张三的小曲”作为其补足语。动词后宾语 NP “张三的小曲”处于小句中。

述语动词“听”仍可以指派一个宾格，可以触发动词进行拷贝：

(104) [VP [VP 听 张三的小曲] 听 [SC 我 厌烦了 张三的小曲]]
 ^ | ^ | | |
 ↑ ↑ ↑ ↑ ↑ ↑
 ↑ ↑ ↑ ↑ ↑ ↑

动词“听”拷贝过后，可以指派多余的题元角色，“张三的小曲”再拷贝到前面，以满

¹⁴ Last Resort is a condition on the operation of Copy—Last Resort is satisfied by formal feature checking as well as theta-role assignment/ checking.

足题元角色的指派。“厌烦”向上移位与“听”合并为一个复合结构。小句主语“我”在小句内不能取得格位，因此向前移位至主句主语位置。

由于补语“厌烦了”与“听”合并(incorporation)成一个复合结构，可以以一个整体的形式保留下来。“张三的小曲”被删除。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最终生成重动句“我听张三的小曲听厌烦了”：

(105) 我_i [_{VP} [_{VP} 听 张三的小曲] 听烦了 [_{SC} t_i]]

那么，单纯补语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是怎么生成的呢？我们认为这类话题句是从补语为二元谓词的不及物动补结构中补语后 NP 移位而来。如图所示：

(106) NP_{2j} NP_{1i} [_{VP}V [_{SC} t_i [_{VP}V t_j]]]

↑ _____ | 话题移位

我们也以上面两个句子为例，来看看话题句的生成过程：

(107) [_{VP} 听 [_{SC} 我 [_{VP} 厌烦了 张三的小曲]]]

↑ _____ | 小句主语提升 raising

↑ _____ | 小句宾语非论元移位作话题

上句中，简单来看，就是动补结构的宾语“张三的小曲”进行了一次非题元移位，形成了话题句：

(108) a. 我听厌烦了张三的小曲 —— b. 张三的小曲_i，我听厌恶了 t_i

↑ _____ |

句法成分话题化

一元谓词作补语的单纯类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由于没有“宾语”，它就无法形成话题句。例如：

(109) ↑ a. 张三吃胖了 (*肉)

(110) *肉张三吃胖了。

综上所述，单纯补语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重动句是由不及物复合动补结构经过了动词拷贝的操作后生成。

单纯补语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话题句中的话题是从补语为二元谓词不及物复合动补结构中补语后位置移位而来。具体来说，话题是由补语为二元谓词的复合动补结构中补语小

句的宾语移位而来。而当补语为一元谓词时，复合动补结构的小句补语中不存在宾语，这个复合动补结构就无法形成话题句。

由于补语为二元谓词的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补语为二元谓词的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话题句的底层结构相同，所以他们在表层上才会有着句法转换关系。

3.1.3 补语后另有宾语的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转换的句法、语义限制

我们前面也曾举过一些补语后另有宾语的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的例子，下面我们再把些例子重复如下：

- (111) a. 张三切菜切破了手。 b. *菜张三切破了手。
(112) a. 他洗被子洗湿了鞋子。 b. *被子他洗湿了鞋子。
(113) a. 张三打扑克打赢了大伙。 b. 扑克张三打赢了大伙。
(114) a. 张三下象棋下赢了李四。 b. 象棋我下赢了李四。

上面例句中，前两句重动句中的动词后宾语 NP “电脑”、“被子”不能移至句首作话题，而后两句中的宾语 NP “扑克”、“象棋”可以。例子中的动词都为二元动词，如“玩、洗、打、下”。补语的语义指向前两例和后两例有所不同——前两例中的补语语义上指向补语后宾语名词，如“坏”指向“眼睛”，“湿”指向“鞋子”。后两例中，补语语义上指向句子主语，如“赢”指向“张三”。补语后宾语的类型，前后两例也不太相同，前两例中，补语后宾语名词与句首名词有着整体与部分或领属关系，如“眼睛”是身体的一部分，“鞋子”是张三的一个物品；而后两例中，补语后宾语名词与句首主语并无这种领属、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如“大伙”和“张三”并无关系。

在对这些句子中的动词、动词后宾语以及补语分析后，我们发现，与 3.1.1 的情况一样，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能否转换为相应话题句主要与补语有关，而与动词、动词后宾语 NP 关系不大。

试比较下面句子：

- (115) a. 张三切菜切破了手。 b. *张三切破了手菜。
(116) a. 他洗被子洗湿了鞋子。 b. *他洗湿了鞋子被子。
(117) a. 张三打扑克打赢了我。 b. 张三打赢了我扑克。
(118) a. 张三下象棋下赢了李四。 b. 张三下赢了李四象棋。

前两句中的动词后宾语“电脑”、“被子”不能出现在补语后宾语“眼睛”和“被子”之后，而后两句中的动词后宾语“扑克”、“象棋”则可以出现在补语后宾语“我”和“李四”之后。

为什么上面两类句子有这些不同，我们认为原因在于补语。前两例中的补语是一元谓词（主要为一元形容词），而后面两例中的补语为三元谓词，可以指派三个题元角色。例如：

(119) 我赢了张三三块钱。

(120) 我赢了他这盘棋。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本章的第二个规律：

(121) 规律二：如果补语为三元谓词，那么补语后另有宾语的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如果补语为一元谓词，这类重动句不能转为话题句。

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句法生成来对上述语言现象进行解释。

3.1.5 补语后另有宾语的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句法生成

我们认为 3.1.4 中能转换为话题句的重动句与不能转换为话题句的重动句的底层结构不同。

不能转换话题句的重动句的底层结构是及物动补结构，这类及物动补结构的补语为一元谓词。如图：

(122) $NP_1 [_{VP} V [_{SC} NP_1 V]]$

而能转换为话题句的重动句的底层结构是不及物动补结构，且不及物动补结构中的补语为三元谓词。如图：

(123) $e [_{VP} V [_{SC} NP_1 [_{VP} V NP_2 NP_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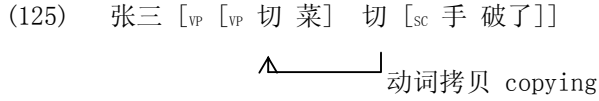
我以“张三切菜切破手”以及“张三下象棋下赢了李四”这两个例子为例，来分析他们的生成过程。

例句“张三切菜切破了手”的底层结构是：

(124) 张三 $[_{VP} 切 [_{SC} 手 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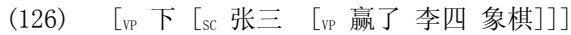
张三处在主句主语的位置，动词“切”处在中心语位置，动词“切”后接一个结果补语

小句“手破了”作为其补足语。述语动词“切”还可以指派一个题元，可以触发动词拷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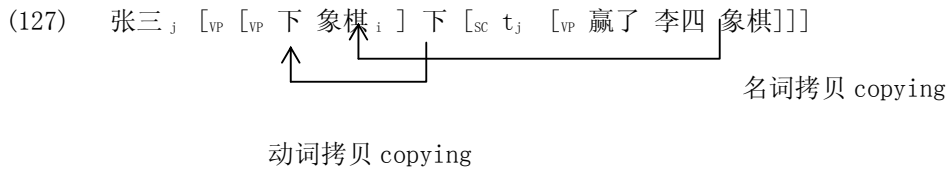


动词拷贝后，可指派一个题元角色，因此从词库中取出一个名词“菜”以满足动词赋格的要求。因此，这组句子中拷贝动词的宾语 NP 不是在底层结构中产生的，而是在动词拷贝后，由动词赋格而来。通过这些过程，就生成了重动句“张三切菜切破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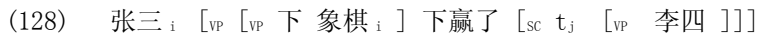
而例句“张三下棋下赢了李四”的底层结构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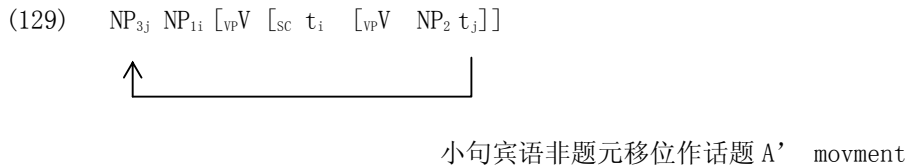
述语动词“下”还可以指派一个题元，动词拷贝可以被触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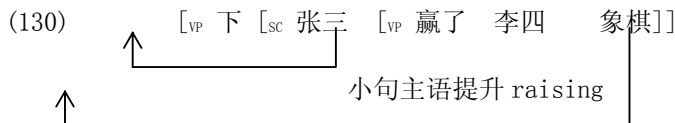
拷贝动词“下”还可以指派一个题元角色，而在句子中已有一个名词“象棋”可以满足动词的赋格，小句内宾语“象棋”拷贝至前面的位置以满足题元指派。补语“赢了”与原来的谓语动词“下”合并为一个复合结构，“下赢了”以一个整体的形式被保留下来，原来的谓语动词“下”可以不被删除。小句内“象棋”被删除。最后生成了重动句“张三下象棋向昏了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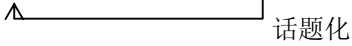
那么，话题句是怎么生成的呢？话题从哪里来的呢？和上一小节一样，我们认为话题句的底层结构是不及物动补结构，而话题是从结果补语小句里补语后位置通过非题元移位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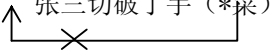
我们也以上面两个句子为例，来看看话题句的生成过程：



简单来看，就是动补结构的宾语进行了一次非题元移位，形成了话题句：

- (131) 象棋_i，张三下赢了李四_{t_i}


而由于及物的结果补语结构中补语小句内没有“宾语”，这类复合结果补语结构就无法形成话题结构：

- (132) 张三切破了手 (*菜)

 (133) *菜张三切破了手。

综上所述，补语后接宾语的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重动句有两种不同的底层结构——及物复合动补结构和不及物复合动补结构。

补语后接宾语的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话题句中的话题是从补语为三元谓词不及物复合动补结构中补语后位置移位而来。具体来说，话题是由补语为三元谓词的复合动补结构中补语小句的宾语移位而来。而当补语为一元谓词时，复合动补结构的小句补语中不存在宾语，这个复合动补结构就无法形成话题句。

由于补语为二元谓词的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补语为二元谓词的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话题句的底层结构相同，所以他们在表层上才会有着句法转换关系。

比较单纯补语复合类致使性重动句与补语后带宾语的复合类致使性重动句，我们可以看出，它们两类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关系，以及话题的来源都一致，因此我们将致使性复合动补重动句与话题句的转换规律、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的来源、话题的来源等问题总结如下：

- 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当补语是二元或三元谓词时，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而当补语是一元谓词时，不能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
- 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重动句是由及物或不及物复合动补结构经过了动词拷贝的操作后生成。
- 致使性复合类动补结构话题句中的话题是从复合动补结构中补语后位置移位而来。具体来说，话题是由复合动补结构中补语小句的宾语移位而来。
- 当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具有相同的底层结构，他们在表层上就存在着句法转换关系。

3.2 非致使类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

非致使类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中的补语表示频率、时间。与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不同的是,非致使类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都可以转换为相应的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例如:

- (134) a. 他吃饭吃了两个小时。 b. 饭他吃了两个小时。
(135) a. 我看那部电影看了一上午。 b. 那部电影我看了一上午。
(136) a. 我去上海去了三次。 b. 上海我去了三次。
(137) a. 我听那首歌听了无数遍。 b. 那首歌我听了无数遍。

上面这几个例子, A 组句是重动句, B 组句是动词后宾语 NP 提前至句首的话题句。其中,前两句中补语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如“吃饭”的时间持续了“两个小时”,“看电影”持续了“一上午”;后两句的补语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频率,反复或重复了多少次,如“去上海”这个行为反复了“三次”,“听那首歌”这个动作重复了“无数遍”。

我们把上述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都能转换为相应话题句这一语言现象总结如下:

- (138) 规律三: 复合非致使类重动句都能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即重动句中的动词后宾语 NP 都能提前至句首作话题。

下面我们先分析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的句法表现上的特点,然后通过分析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句法生成来解释上述语言现象。

3.2.1 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句法、语义分析

下面我们将通过比较非致使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的异同,来找出非致使性复合重动句的句法特点。

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致使类复合结构重动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动词不重复时句子仍然合法,而致使性复合结构重动句必须两个动词都出现才合法。例如:

- (139) a. 他吃饭吃了两个小时。 b. 他吃饭两个小时了。
(140) a. 我看那部电影看了一上午。 b. 他看那部电影一上午了。
(141) a. 我去上海去了三次。 b. 他去上海去三次了。
(142) a. 我听那首歌听了无数遍。 b. 他听那首歌无数遍了。

为示看话题句的生成过程：

(151) 饭_i 我 吃了 [_{sc} t_i 两个小时]

小句主语非题元移位至句首作话题 A' movement

综上所述，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是在及物复合动补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动词拷贝生成而来。

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也是从及物复合动补结构生成而来，具体来说，话题是及物复合动补结构的补语小句的主语经过非论元移位生成。

由于补语为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的底层结构相同，所以他们在表层上才会存在句法转换关系。

3.3 小结

通过我们以上对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分析，我们将哪些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为何存在这样的转换关系，以及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生成方式等问题总结如下：

- 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能否转换为相应的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补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补语表示频率、时间的非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都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补语表示结果的致使性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当补语是二元或三元谓词时，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而当补语是一元谓词时，不能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
- 复合类动补结构重动句是由复合动补结构经过了动词拷贝的操作后生成。
- 复合类动补结构话题句中的话题是从底层结构（复合动补结构）移位而来。具体来说，话题是由复合动补结构中补语小句的主语或宾语移位而来。
- 当复合类动补结构重动句和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具有相同的底层结构时，所以他们在表层上就存在着句法转换关系。

第四章 “得”字动补结构的重动句与话题句分析

这一章我们根据补语指向不同将“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分为两类：一类是补语指向主、宾语的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一类是补语指向动词的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

第一，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例如：

(152) a. 他写字写得很累。 b. 他打李四打得吐血。 c. 他织这件毛衣织得又肥又大。

上面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表示结果，例如“累”、“吐血”、“又肥又大”，补语在语义指向上可以指向主语，如（152a）。也可指向宾语，如（152b）、（152c）。句子的语法意义是，“某人做某事导致了某个结果的发生”。

第二，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例如：

(153) a. 他开车开得很快。 b. 他唱歌唱得好得不得了。

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在语义上指向动词。补语可以表示方式，如“很快”；也可以表示程度，如“好得不得了”。句子没有“致使”这个语法意义。

下面，我们将先对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进行分析，然后再对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进行分析。

4.1 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

4.1.1 哪些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对应的话题句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些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转换的例子，这里我们把这些例子重复如下：

(154) a. 他写字写得很累。 b. * 字他写得很累¹⁶。

(155) a. 他写字写得很大。 b. 字他写得很大

(156) a. 张三织这件背心织得又肥又大 b. 这件背心张三织得又肥又大

上面三组句子中，a组句子为补语表示结果的“得”字结果重动句，b组句子为a组相应的话题句。其中第一例中a句没有相应的话题句，而第二、第三例中的重动句都有相应的话题句。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原因是什么？

¹⁶ 有些人觉得这句话是合法的，因为只要把“字”理解为特定的某个字，这句话也能成立。但我们认为，如果不放入语境中，只将“字”理解为普通的“字”，这个句子还是不大能成立。

其实我们不难观察到第一例中补语“很累”是指向句子主语“他”，而第二、第三例中的补语“很大”和“又肥又大”是指向宾语“字”和“这件背心”的。

那么是不是补语指向主语的时候，“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不能变换为话题句，而补语指向宾语时，就允许二者的转换呢？前人在研究中的确这样认为¹⁷。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补语指向主语时，有些“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是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的。例如：

- (157) a. 他写这个字写得很累。 b. 这个字他写得很累。
(158) a. 路遥写这部小说写得心力交瘁。 b. 这部小说路遥写得心力交瘁
(159) a. 我唱这首歌唱得嗓子都哑了。 b. 这首歌我唱得嗓子都哑了
(160) a. 我等他等得失去了耐性。 b. 他我等得失去了耐性

上面这几个例子中 a 组句是重动句，b 组句是话题句。在 a 组重动句中，补语都指向主语，第一句中“累”指向主语“他”，第二句中“心力交瘁”指向主语“路遥”，第三句中“嗓子哑了”指向主语“我”，第四句中“失去了耐性”指向主语“我”。A 组重动句都有相应的 B 话题句。

那为何上面这些重动句在补语指向主语时，仍可转换为话题句？其实不难发现，上面中宾语 NP 是有定的，如“这个字”、“这部小说”、“这首歌”、“她”、“李四”。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本章的第一个规律：

- (161) 规则一：当补语在语义上指向主语时，且只要宾语不是无定名词时，致使性“得”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

当补语指向宾语时，有些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不能转换为相应话题句，有的可以。例如：

- (162) a. 他逼我逼得想跳墙 b. *我他逼得想跳墙
(163) a. 张三打李四打得很惨 b. *李四张三打得很惨
(164) a. 张三织这件毛衣织得有肥又大。 b. 这件毛衣张三织得又肥又大

上面两例中 a 组重动句中，补语“想跳墙”，“很惨”、“又肥又大”都指向宾语 NP “我”和“李四”，然而前两例重动句并不能转换为 b 组话题句，而只有最后一句重动句可以转换为响应话题句。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跟宾语名词是否是指人名词有关。

¹⁷ 见范晓（1993）

指人名词无法形成受事主语句，也无法形成话题句。例如：

(165) a. 他打我打得很惨。 b. *我打得很惨。 c. *我他打得很惨。

(166) a. 他逼我逼得想跳墙。 b. *我逼得想跳墙。 c. *我他逼得想跳墙。

上面 a 例是“得”动补结构重动句，b 例是动词后宾语做主语的受事主语句，c 例是动词后宾语做话题的话题句。由于动词后宾语时指人名词，所以上面 b、c 例都不成立。

而当动词后宾语为非指人名词，宾语提前作主语可以形成受事主语句，也可以提前至主语前形成话题句。例如：

(167) a. 他织那件毛衣织得又肥又大。 b. 那件毛衣织得又肥又大。

c. 那件毛衣他织得又肥又大。

上例中，动词后宾语不是指人名词，所以可以形成受事主语句，也可形成话题句。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本章的第二个规律：

(168) 规律二，当补语指向宾语时，且宾语不为指人名词时，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

通过一步步地分析，我们概括出哪些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相应话题句。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地追问，有些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话题句，而有的不可以？话题句的话题是怎样来的？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之实行“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句法生成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

4.1.2 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句法生成

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的两种不同指向会造成这类重动句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别：补语指向主语时，动词后的宾语名词不能出现“得”后；补语指向宾语时，动词后宾语名词可以出现在“得”后。试比较下面句子：

(169) a. 他写这个字写得很累。 b. *他写得这个字很累。

(170) a. 我唱这首歌唱得嗓子都哑了。 b. *我唱得这首歌嗓子都哑了。

(171) a. 张三织这件毛衣织得又肥又大 b. 他织得这件毛衣又肥又大

(172) a. 他逼我逼得想跳墙 b. 他逼得我想跳墙

上面例子中，A 是致使性“得”动补结构重动句，B 句是动词后宾语出现在“得”后的例子。前两个例子中，补语指向主语“他”、“我”，这时，动词后宾语“这个字”、“这首歌”

不能出现在“得”后。如(207b)、(208b)。而后两例中，补语指向宾语“这件毛衣”、“我”，这时，动词后宾语可以出现在“得”后。如(209b)、(210b)

另外，我们发现，当宾语为指人名词时，动词后宾语不能省略（或悬空），而当宾语不为指人名词时，动词后宾语可以悬空。试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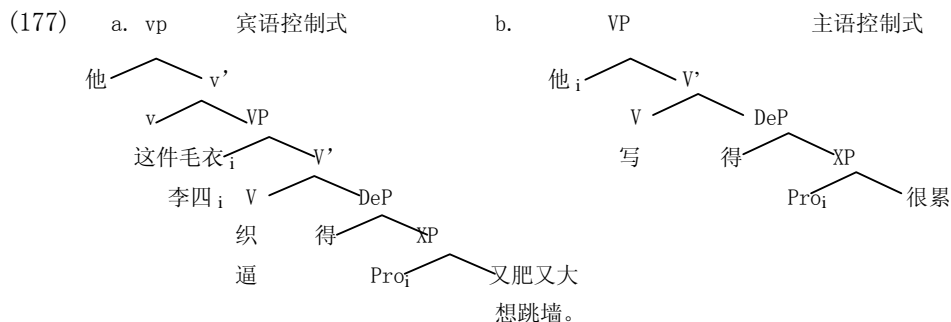
(173) 他写得很累。

(174) 我唱得嗓子都哑了。

(175) 他织得又肥又大

(176) *他逼得想跳墙

为何补语的不同指向会影响致使性“得”自动补结构重动句的句法表现？我们认为补语指向主语和补语指向宾语的两类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有不一样的底层结构。我们分别以补语指向宾语的两个例子“他织毛衣织得又肥又大”、“他逼李四逼得想跳墙”和补语指向主语的例子“他写这个字写得很累”为例，来分别看看补语不同指向的致使性“得”动补结构重动句的底层结构和生成过程。



上面(177a)是“他织毛衣织得又肥又大”以及“他逼李四逼得想跳墙”的底层结构。A图，主语“他”处在vP的指示语Spec位置、宾语“这件毛衣”、“李四”处在VP的指示语Spec的位置，动词“织”、“逼”是VP的中心语(head)。V'后接De字结构短语作为其补足语，“得”在De字结构的中心语位置。DeP的补足语是一个表示结果的短语XP，这个结果短语XP的指示语Spec位置是一个基础生成的空代词Pro，它被离它最近的名词性成分所控制，宾语离它最近，“这件毛衣”和“李四”控制空代词Pro。结果短语XP的补足语位置是表示结果的补语“又肥又大”、“想跳墙”。从A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补语和宾语的语义指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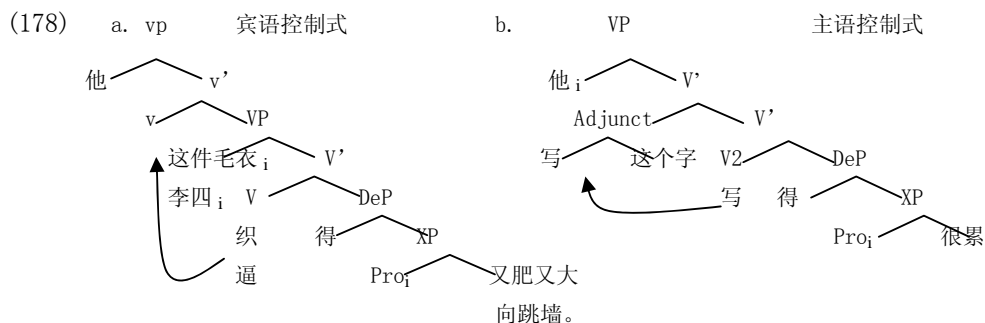
(177b)是“他写字写得很累”的底层结构。B图中，主语“他”处在VP的指示语Spec位置、动词“写”V是整个VP的中心语(head)。V'后接De字结构短语作为其补足语，“得”

在 De 字短语的中心语位置。DeP 的补足语是一个表示结果的短语 XP, 这个结果短语的 Spec 位置是一个基础生成的空语类 Pro, 它被句子主语控制。结果短语的补足语位置是表示结果的补语“很累”。从 (177b) 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补语和主语的语义指向关系。

上面 (177a) 是补语指向宾语的情况, 也就是所谓的“宾语控制式”。宾语本来就出现在句法树上, 处在 VP 的指示语位置, 宾语由于离 Pro 最近的名词性成分, 所以宾语控制空代词 Pro。(177b) 是补语指向主语的情况, 是所谓的“主语控制式”, 在 (177b) 中没有宾语, 主语是离 Pro 最近的名词性成分, 所以主语控制空代词 Pro。

上面两个补语指向宾语和补语指向主语的“得”字动补结构的句子是怎样生成重动句的呢? 以及话题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认为补语指向宾语的“得”字动补结构是通过中心语从主干中拷贝后移动到轻动词 v 的位置, 原来的中心语和“得”合并, 最终形成重动句。而补语指向主语的“得”字动补结构, 我们认为它是通过采用侧向移位的办法生成重动句。例如:



(178a) 是补语指向宾语的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的生成方式。(178b) 是补语指向主语的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的生成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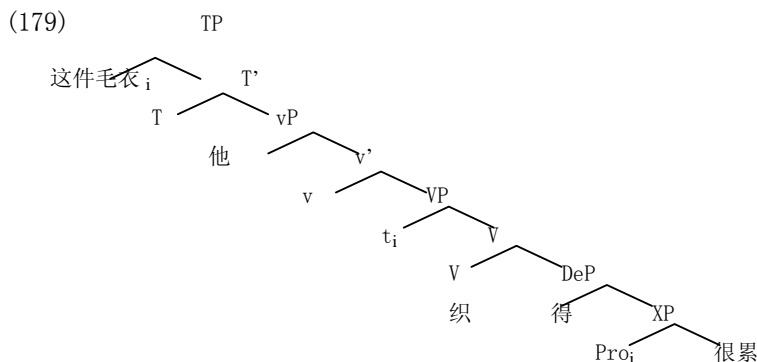
(178a) 中“织”、“逼”从主干中拷贝后移动到轻动词 v 的位置。因为“得”在语音上是一有缺陷(语音上不完整, 轻读的)的吸附性的成分, 单独不能存在, 必须吸附在其他词后面, 原来的动词“织”、“逼”和“得”合并成“织得”、“逼得”。这样在整个句子由这个树形图形式输出为线性形式的过程中, 因为其中一个拷贝已经和“得”合并成“写得”, 在语音形式上已经和另一个拷贝“写”区别开来, 不会造成线性输出的问题, 所以在最终的语言输出的时候可以保留两个“写”, 最后形成重动句“他织这件毛衣织得又肥又大”、“他逼我逼得想跳墙”。

(178b) 中, 先从主干树“他写得很累”中拷贝出动词“写”, “写”和词库中名词 NP

“这个字”合并后作为附加语移动到主干树的一侧。中心语动词“写”位置在“得”的前面，因为“得”在语音上是一有缺陷（语音上不完整，轻读的）的吸附性的成分，单独不能存在，必须吸附在其他词后面，所以原来的动词“写”和“得”合并成“写得”。这样在整个句子由这个树形图形式输出为线性形式的过程中，因为其中一个拷贝已经和“得”合并成“写得”，在语音形式上已经和另一个拷贝“写”区别开来，不会造成线性输出的问题，所以才最终的语言输出的时候可以保留两个“写”，形成“他写这个字写得很累”。

补语指向主语的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话题句如何生成？我们认为动词后宾语“这个字”所在位置为附加语位置，它不受约束，能比较自由地进行非题元移位（A'movement），移至句首作为话题。

补语指向宾语的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话题句如何生成？我们认为话题是动词后宾语进行非体元移位至句首位置当话题。例如：



“这件毛衣”从 VP 的指示语位置移位至句首做话题。但是从树形图上，我们仍然能看到“这件毛衣”与结果补语短语 XP 中的空代词 Pro 的同指关系。

但是为什么当宾语位指人名词时，宾语不能移位至句首做话题。例如：

(180) *他我打得很惨。

(181) *我他逼得想跳墙

我们认为上面两例话题句不成立的原因是因为“打、逼”类动词不允许受事宾语悬空，所以才造成了话题句的不合格。例如：

(182) a. *他逼得想跳墙 → b. *我他逼得想跳墙

上例中，述题“他逼得想跳墙”本身不合乎语法，因此它无法形成话题句。

我们下面总结一下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语义、句法表现以及转换关系。

- 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能否转换为话题句，补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

• 当补语指向主语，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就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当补语指向宾语，宾语为非指人名词时，也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如果当补语指向宾语，且而当宾语为指人名词时，不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

• 不能转换为话题句的致使性“得”字动补语结构重动句中，因为这类句子中的动词不允许它后面的宾语悬空，因而这类句子不能转换为话题句。

• 补语的不同指向（指向主语和指向宾语）使得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存在两种不一样的底层结构，才造成了这类重动句在表层上的不同句法表现。而三种不同的底层结构之间又相互存在着一些相似，所以又造成了表层上一些相同的句法表现。

我们下面补语表示结果的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的句法表现总结如下：

	补语指向	能否转换为话题句	宾语能否悬空	宾语能否出现在“得”后	宾语是否为指人名词
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	主语	+	+	-	-/+
	宾语	+	+	+	-
	宾语	-	-	+	+

4.2 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

正如前面所说，我们根据补语的不同指向区分了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和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语义指向动词，补语表示方式或者程度，句子没有“致使”这个语法意义。

非致使类“得”字结构重动句中，补语可以表示方式、状态、程度。我们前面也提过了几个例子，下面我们把这些例子复述如下：

- (183) 他开车开得很快。
- (184) 他开车开得特别稳。
- (185) 她唱歌唱得好得不得了。
- (186) 她吃饭吃得多了。

上面几个例子中，第一句是补语表示方式的重动句，第二句是补语表示状态的重动句，后面两句是补语表示程度的重动句。

与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不同的是，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都能转换为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话题句。例如：

(187) 车他开得很快

(188) 车他开得特别稳。

(189) 歌她唱得好得不得了。

(190) 饭她吃得多极了。

根据这个语言现象，我们可以得到本章的第三个规律：

(191) 规律二，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都可转换为可转换为相应的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话题句。

为何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都能转换为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话题句？

下面，我们首先分析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语义、句法表现上的特点，然后通过分析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的生成方式来解释上述问题。

4.2.1 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的语义句法特点

首先，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有一个主要差别，那就是补语的指向不同。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指向动词，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指向主语或宾语。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

其次，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在句法表现上，有相同的地方。

非致使类“得”字结构重动句都允许动词后宾语名词提前至句首做主语，形成受事主语句：

(192) a. 他开车开得很快。 b. 车开得很快

(193) a. 他开车开得很稳。 b. 车开得很稳。

(194) a. 她唱歌唱得特别好。 b. 歌唱得特别好。

(195) a. 她吃饭吃得多。 b. 饭吃得多。

上面例子中，a组是非致使类“得”字结构重动句，b组是动词后宾语提前至句首作主语的受事主语句。

非致使类“得”字结构重动句都允许宾语悬空。例如：

(196) 他开得很快

(197) 他开得很稳。

(198) 她唱得特别好。

(199) 她吃得多。

非致使类“得”字结构重动句动词后宾语名词不可出现在“得”后：

(200) *他开得车很快

(201) *他开得车很稳。

(202) *她唱得歌特别好。

(203) *她吃得饭多。

我们可以用一个表格总结出非致使类“得”字重动句在语义和句法表现上的特点，方便与致使性“得”字重动句比较他们在语义指向、句法表现上的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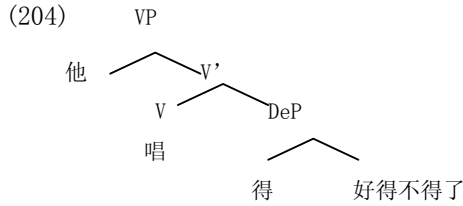
	补语指向	能否转换为 话题句	宾语是否 为指人名词	宾语能否 悬空	宾语能否 出现在“得”后
致使性“得” 字动补结构重 动句	主语	+	-/+	+	-
	宾语	+	-	+	+
	宾语	-	+	-	+
非致使性“得” 字动补结构重 动句	动词	+	-	+	-

那么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怎么生成？为什么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都能转换成为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话题句。我们希望通过分析他们的句法生成来解释。

4.2.2 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的句法生成与话题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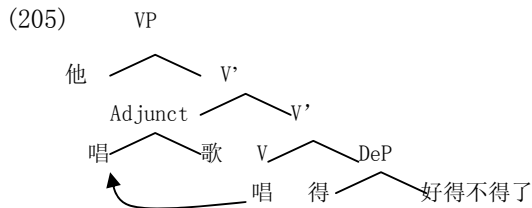
根据非致使性“得”字结构重动句的句法表现，我们假设它的底层结构是“NP+V+De+XP”，这个底层结构在经过动词拷贝等手段时，就生成了重动句。以“他开车开得非常快”为例，我们来分析非致使性“得”字结构重动句的生成过程。

我们认为“他开车开得非常快”的底层结构为下图：



上图中主语“他”在 VP 的指示语 Spec 位置，“唱”是 VP 的中心语，V’ 后接 De 字短语作为其补足语。虽然这类句子的补语在语义上指向动词，但在句法上补语仍处于补足语位置，并且补语和“得”在句法上是一个组成成分。而为何会有这样语义和句法的不对称，本文暂时不做出回答，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回答。

非致使性“得”字结构重动句的生成方式采取动词侧向移位。如下图：



上面例子是通过动词的侧向移位生成，即动词“唱”从主干树上拷贝出来后，与词库中的名词成分“歌”合并，然后附加到句子主干上。另外，虽然“得”在句法上虽然不能和“唱”合并，但在语音上仍可以组成一个复合成分 (phonological compound)，“唱得”组成一个复合成分后，“唱”不必被删除。最终句子保留两个动词，形成“他开车开得非常快”这个重动句。

我们认为动词后宾语 NP 占据的是非论元位置，因此它能自由地进行非论元移位，移至句首位置作话题。因此在表层上所有的非致使性“得”字结构重动句都能转换为非致使性“得”字结构话题句。

4.3 小结

- “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能否转换为“得”字动补结构话题句，补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指向主宾语，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指向动词。

- 补语表示方式、状态、程度的非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都能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

• 补语表示结果的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如果补语指向主语，这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就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如果补语指向宾语，宾语为非指人名词时，也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但如果当补语指向宾语，且而当宾语为指人名词时，不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

• 宾语为指人名词的致使性“得”字动补语结构重动句无法转换为相应话题句的原因在于，这类句子中的动词不允许它后面的宾语悬空，因此它就不能形成合法的述题，从而不能形成话题句。

•“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补语的三种不同指向在句法上表现为三种不一样的底层结构。这三种不同的底层结构通过不同的拷贝方法形成重动句。

“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的三种不同的底层结构，导致它们在表层上的不同句法表现。然而“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的动词、动词后宾语名词以及生成方式方式上的一些共同点也使得他们在表层上存在一些相同的句法表现。

第五章 汉语、苗语、英语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以及解释

5.1 问题的提出

在前面引言部分我们提出过在汉语中，有时动词拷贝是必须的，即有些句子需要动词拷贝后才成立；在一些语言中，动词拷贝是可选择性的，即动词拷不拷贝，句子都成立；而在另一些语言中，动词拷贝则是不被允许的，即句子中不允许动词拷贝。这也就是说不同语言对动词拷贝的选择存在着差异。下面，我们以汉语、苗语和英语这三种语言为研究对象，来看看它们对动词拷贝的不同句法选择。

汉语中，一些句子¹⁸一定要将动词拷贝后，句子才成立，即动词拷贝是必须的。例如：

(206) a. *他切肉伤了手指。 b. 他切肉切伤了手指。

(207) a. *我等他烦了。 b. 我等他等烦了。

上面四个例句中，A组两个例子动词没有拷贝，句中只有一个动词，B组两个例子是动词拷贝的例子，句中有两个动词。(206a)、(207a)中动词后有一个宾语，且宾语后接一个表结果的成分，这时句子是不合法的；而当宾语后再出现一个动词，句子变得合法(206b)、(207b)。

而在苗语¹⁹中，动词拷不拷贝句子都成立，即动词拷贝在苗语中不一定是必须的。例如：

(208) a. nenx xh ngix ko bil zangb

他 切 肉 伤 只 手 了。

“他切肉切伤了手指”

b. nenx xh ngix xh ko bil zangb

他 切 肉 切 伤 只 手 了。

“他切肉切伤了手指”

(209) a. wil dangl nenx thu dliud zangb

我 等 他 腻 心 了

¹⁸ 在动补结构中，主要是“得”字动结式以及一部分复合动结式一定需要动词拷贝句子才成立，否则句子就不成立。其他的动补结构，如频率补语动补结构中，动词拷贝不一定是必要的。例如“他去上海（去了）三次”。具体关于哪些句式一定需要动词拷贝才成立可参看 Su, yuying(2005)。

¹⁹ 我们文中的苗语语料主要以黔东南苗语为主，语料一部分来自于书面材料，一部分来自于口语材料。

“我等他等烦了”

b. wil dangl nenx dengl thu dliud zangb

我 等 他 等 腻 心 了。

“我等他等烦了”

上面四个苗语例句中，(208a)、(209a)是动词不拷贝的例子，即句中只有一个动词，(208b)、(209b)是动词拷贝的例子，即句中有两个动词。A、B两组句子都是合法的句子。

英语中，不存在动词拷贝现象，即动词拷贝是不被允许。例如：

(210) His finger got wounded as a result of mincing pork.

他的手 受伤了 由于 切肉

“他切肉切伤了手”

(211) I was annoyed as a result of waiting for him.

我 烦了 由于 等 他

“我等他等烦了”

上面这两个英语例子中，根本就不允许出现动词拷贝。

那么，为什么在汉语中动词拷贝被看成是一个使得句子合法的“挽救策略”，而在苗语中动词拷贝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策略”，而在英语中，动词拷贝是不被允许？从这三种语言对动词拷贝的不同句法选择，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我们将首先介绍动词的分类情况，从动词差别来观察这三种语言的不同句法表现，然后我们会尝试着对这三种语言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进行解释。

5.2 动词的有界无界的分类

戴浩一(1984)²⁰根据动作是否有界限将动词分为了两类：有界动词(Telic verb)和无界动词(Atelic verb)。有界动词本身包含着一个动作完成的界限(bound)，而无界动词本身不包含这样一个完成的界限。(我们用黑体表示动词)例如：

(212) John **broke** the window. 约翰打破了窗户。

²⁰！找不到原文，是通过其他文献了解此文内容。

-
- (213) John **killed** the man. 约翰杀死了那个人。
- (214) John **entered** the room. 约翰进入了房间。
- (215) John **minced** pork. 约翰切肉。
- (216) John **ate** apples. 约翰吃苹果。
- (217) John **lengthened** the rope. 约翰拉长绳子。
- (218) John **straightened** the rope. 约翰弄直绳子。

(212-214) 中的动词“**break**、**kill**、**enter**”是有界动词，动词本身包含一个动作完成的终点。例如“**break**”，这个动词本身包含了一个动作完成的终点“某物破了”。“**kill**”也包含一个动作完成的终点“某人死了”，“**enter**”也包含一个动作完成的终点“某人进了某处”或“某人在某处里面”。(215-218) 里的动词“**mince**、**eat**、**lengthen**、**straighten**”是无界动词，动词本身没有一个完成的终点，没有界限，即这些动词的动作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在无界动词里，还可以根据动词的语义特征的不同分为动作动词(*activity verb*)和状态动词(*state verb*)。(215-216) 中的“**mince**、**eat**”是动作动词，(217-218) 中的“**lengthen**、**straighten**”是状态动词。因为无界动词里的“动作动词”和“状态动词”的两种分类在我们的研究中区别不大，因此我们主要以“有界”和“无界”为动词分类的标准。

不少学者将上述动词的分类标准运用于汉语的研究。例如 Huang(2004)指出古代汉语中存在这有界动词和无界动词的区分。例如“入、出、破”为有界动词，“饮、食、直”为无界动词；Huang(2004)指出现代汉语里缺少表示完成的有界动词，只有表示状态、动作的无界动词。

在弄清楚了动词的有界无界的分类后，我们下面分别对汉语、苗语、英语中的动词有界无界的情况进行考察。

5.3 汉语、苗语、英语中动词的有界无界的差异以及动作界限的表示

5.3.1 汉语中动词有界无界的分类以及动作界限的表示

正如 5.2 中所说，动词有界无界的分类可以运用于汉语(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研究。本文主要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分析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有界无界。

例(212) - (214) 的三个有界动词“**break**、**kill**、**enter**”在现代汉语中对应的分别是“打破、杀死、进去”。例如：

(219) 张三**打破**了玻璃。

(220) 张三**杀死**了那个人。

(221) 张三**进去**了房间。

上面三例中，单个动词“打”、“杀”、“进”并不能表达有界的完成动作，只能使用结果补语如（219）、（220）中的“破”、“死”或使用动趋补语如（221）中的“去”来为动作提供一个界限，表示“动作完成”。

关于上面三个单个动词“打、杀、进”不一定表达有界的完成动作，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来证明：

(222) 张三**打**了那块玻璃三下，都没打破。

(223) 张三**杀**了那个人三次，可都没杀死。

(224) 张三**进**那扇门进了无数次，可是都进不去。

上面三例中，单个动词“打”、“杀”、“进”只是表是动作的动词，它们本身并不包含动作的完成。例如（222）中的“打”这个动词只表示一个动作动词，不包含“破”这个表示结果的完成动作；（223）中的“杀”也只是一个动作动词，并不一定包含“死”这个表结果的完成动作²¹；（224）中的“进”也是表示一个动作动词，不一定包含“进去了”这个表示趋向的完成动作。

既然现代汉语中缺少表示完成有界的动词，而只有表示动作、状态这些无界的动词，那么，汉语中怎么表示动作的的完成界限呢？第一，汉语里面可以在动词后加上一个补语从而让动作变得有界。例如：

(225) 张三**吃饱**了饭。

(226) 张三**杀死**了李四。

(227) 张三**骂得**李四泣不成声

(228) 张三**跑出**了教室。

上面四例中，动词后接了补语，这个补语可以表示结果、趋向等。前两句（225）（226）是复合动结式的例子，结果补语“饱”、“死”为动词“吃”、“杀”提供一个界限。第三例（227）

²¹ 虽然有人认为“杀”和“进”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包含一个完成的动作。例如“张三杀了李四”这个句子中，“李四”可以被理解为已经死了。我们虽然并不否认这个句子中对“杀”这个词的理解，但我们在此所强调的是，汉语中的“杀”并非像英语中的“kill”一样是有界的动词。英语里的“kill”一定包含“死”这个结果。所以英语里没有这样的句子“*John killed Tom three times, but Tom did not die”。而汉语中的“杀”可以不包含“死”这个结果，因此，汉语里的“杀”、“进”这类词并不是真正的有界动词。

是“得”字动结式的例子，“得”字结果补语为动词“骂”提供了一个界限。第四例（228）是动趋式的例子，趋向补语为动词“跑”提供了一个界限。因此，汉语中可以使用“得”字补语、复合补语、趋向补语为动词提供界限。

第二，汉语中还可以通过使用数量名词或频率、时间短语作宾语给动词提供界限。例如：

(229) 张三吃苹果。 (无界)

(230) 张三吃三个苹果。 (有界)

(231) 张三吃三次苹果。 (有界)

(232) 张三吃三天苹果。 (有界)

(229)中，“吃”这个动作是没有界限的，这个动作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而(230)-(232)中，“三个苹果”、“三次苹果”、“三天苹果”为动作“吃”提供了数量上、频率上或时间上的界限。

5.3.2 苗语中动词有界无界的分类以及动作界限的表示

动词的有界无界也可以运用于苗语的研究中。例(268)-(270)的三个有界动词“break、kill、enter”在苗语中对应的分别是“dib nei”(打破)、“diuk das”(杀死)、“peu lo”(进去)。

和汉语中的情况相似，苗语中的三个单个动词“dib”、“diuk”、“peu”(打、杀、进)并不能表达有界的完成动作，只能使用结果补语如“nei”、“das”或使用动趋补语如“lo”(去)来为动作提供一个界限，表示“动作完成”。

苗语中，给动词提供界限的方法也是两个，第一，数量、动量短语作宾语也可以给动词提供一个界限，这个情况和汉语一样。

第二，也可以在动词后加上补语从而让动作变得有界。例如：

(233) Nenx box jox ki xang a lo pong

他 跑 得 放 不 来 气

“他跑得喘不过气”

(234) Nenx hangb sos xangx。

他 走 到 集 市。

(233)中是“得”字补语给动词提供了一个界限，(234)中是处所补语“进集市”给动词提供了一个界限。

第三，还可以在动词和宾语之后加上补语，从而让动作变得有有界。例如：

(235) Nenx dok pangb ud nongb hlieb zangb.

她 织 件 衣 这 大 了。

“她织大了这件衣服”（结果义，非偏离义）

(236) Nenx nongx nail tu hxi zangb 。

他 吃 鱼 腻 气味 了

“他吃腻了鱼”

(235)、(236) 中的补语“大”、“腻气味”²²给动词提供了一个表示结果的界限。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汉语动补结构中，补语是直接出现在动词之后，和动词合并成一个复合动补结构。如(225) - (227)中的“吃饱”、“打破”、“骂得李四泣不成声”，而苗语动补结构中，补语可以直接出现在动词后面，如(233)、(234)；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和宾语之后，如(235)、(236)。

是否苗语也和汉语一样，不存在表示完成的有界名词，只存在表示动作、状态的无界名词呢？我们在调查语料中发现，苗语中也存在着少量完成类动词。例如：

(237) bus (钻进)、yens (射中)、jis(装进)

上面几个苗语动词本身包含着一个完成的动作，如“进”、“中”。但是苗语中这类表示完成的有界动词数量极少，所以在本文中我们暂时不对它们进行考虑，留待以后的研究中再分析。因此，我们认为，苗语基本上没有表示完成的有界动词，而只存在表示动作、状态的无界动词。

5.3.3 英语中动词有界无界的分类以及动作界限的表示

和汉语和苗语不同，英语中，既存在着表示完成的有界动词，也存在着表示动作、状态的无界动词。5.3中我们就曾给出英语中有界动词和无界动词的例子。下面我们将重复几个例子：

(238) John broke the window. 约翰打破了窗户。

(239) John killed the man. 约翰杀死了那个人。

²² “腻”在苗语里可以带宾语，苗语里还有很多形容词带宾语的情况，李锦平(2002)认为苗语中，形容词带宾语的情况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情况。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292)中苗语中是动词短语“腻气味”给动词“吃”提供了界限。

(240) John minced pork. 约翰切肉。

(241) John lengthened the rope. 约翰拉长绳子。

上面前两例中的动词“break、kill”是有界动词，动词本身包含动作完成的终点——“某物破了”、“某人死了”。后两例里的动词“mince、lengthen”是无界动词，动词本身没有一个完成的界限，即这些动词的动作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英语里的无界动词“加上”界限的方法也有几个。第一，用数量名词作宾语。这一点和汉语、苗语中情况一样。例如：

(242) John minced three pieces of pork.

约翰切了三片肉。

上例中的“三片肉”给动作“切”提供了一个数量上的界限。

第二，在动词和宾语后加上形容词补语，表示动作的结果、频率，从而给动作界限²³。例如：

(243) John minced the pork small.

约翰 切 肉 小

“约翰切小了肉”

(244) John lengthened the rope three times.

约翰 拉长 绳子 三次

“约翰拉长了绳子三次”

(243) 中的形容词“小”给动作“切”提供了一个表示结果的界限。(244) 中的补语“三次”给动作“拉长”提供了一个频率界限。

第三，用“as a result of”这类连结词将表示动作的结果的句子和动词联系起来，用表示动作的结果的句子给动作提供了一个界限。在 5.1 中我们就举过两个例子，我们重复如下：

(245) His finger got wounded as a result of mincing pork.

他的手 受伤了 由于 切肉

“他切肉切伤了手”

²³ Wechsler(2005) 认为英语结果补语结构中事件的终结点是形容词提供的。

(246) I was annoyed as a result of waiting for him.

我 烦了 由于 等 他

“我等他等烦了”

(245) 中，句子 “his finger got wounded” 这个句子给动作 “mincing pork” 提供了一个表示结果的界限。(246) 中。句子 “I was annoyed” 也为动作 “waiting for him” 提供了一个表示结果的界限。

汉语、苗语、英语中动词有界无界的不同选择，以及三种语言对无界动词动作的界限的不同表示方法，我们可以列出一张表来看它们的异同：

	有界动词	无界动词的界限表示方法			
		数量宾语	动词后接补语	动宾后接补语	(用连接词连接) 表结果的句子
汉语	-	+	+	-	-
苗语	-/?	+	+	+	-
英语	+	+	-	+	+

5.4 汉语、苗语、英语对动词拷贝的不同句法选择的解释

上面我们对汉语、苗语、英语中动词的有界无界，以及三种语言对无界动词的界限提供方式作了一个描写和总结，下面我们就要来解释为什么汉语、苗语、英语对动词拷贝有不同句法选择，即为什么在汉语中动词拷贝在有些句式中是一种必要的使得句子合法的“拯救手段”，而在苗语中，动词拷贝的使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手段”，而在英语中，“动词拷贝”是不被允许的。

首先，我们来看汉语中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的情况。

汉语中，宾语可以给动词一个提供界限，补语也可以给动词一个提供界限，但是当宾语和补语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时，句子是不合法的。例如：

(247) 他切这两块肉。

(248) 他切伤了手。

(249) *他切这两块肉伤了手

(247)是宾语给动词提供界限的例子，(248)是补语给动词提供界限的例子，(249)是当宾语和补语同时出现在句子中的情况，这时，宾语和补语都在“争着”给动词提供界限，最后无法“妥协”，形成了不合法的句子。

即使当宾语不能给动词提供界限，只有补语可以给动词提供界限时，宾语和补语也不能一起出现在动词之后。

(250) *他切肉伤了手

上例中，“肉”不能给“切”提供界限，只有“补语”可以给动词提供界限，可是这个句子照样不合法。

Huang(1982)曾指出例(249)这类句子不合法的原因是违反汉语句法中的“短语结构条件限制”(Phrase Structure Constraint)。即现代汉语中，动词后不允许同时带一类以上的补足语²⁴。由于(249)中带了一个名词性补足语“这两块肉、肉”和一个谓词性补足语“伤了手”，因此句子不合法。

要使得(249)合法，就需要各“给”宾语和补语一个动词，从而避免“宾补争动”。例如：

(251) 他切这两块肉切伤了手²⁵。

上面两例中，当宾语“这两块肉”、“肉”和补语“伤了手”各自得到了一个动词“切”后，句子变得合法。动词拷贝是使得(249)合法的“挽救策略”。

其次，我们来看看苗语中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的情况。

苗语中和汉语的情况有些不同。苗语中宾语可以给动词一个提供界限，补语也可以给动词一个提供界限，当宾语和补语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时，他们可以一起给动词提供界限，所形成的句子也是合法的。例如：

(252) nenx xh ob jox ngix nongd.

他 切 二 块 肉 这

“他切这两块肉”

²⁴ ...Phrase Structure Constraint which, descriptively, prohibits the verb in modern Chinese from taking more than one kind of complement at a time.

²⁵ 为何动词拷贝结构中，动词后宾语名词既可以有定的，也可以是无定的；既可以是数量名词，也可以是光杆名词，本文暂时不能做出回答，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做出说明。

(253) nenx xh ko bil zangb

他 切 伤 手 了

“他切伤了手”

(254) nenx xh ob jox ngix nongd ko bil zangb

他 切 二 块 肉 这 伤 手 了。

“他切这两块肉切伤了手”

(252) 是宾语“这两块肉”给动词“切”提供一个界限，(253) 是补语“伤了手”给动词“切”提供一个界限。(254) 中宾语和补语同时出现在动词后面，一起给动词提供界限。这时，句子仍然是成立。

即使宾语不能给动词提供界限，只有补语可以给动词提供界限时，苗语中，宾语和补语还是可以一起出现在动词之后。例如：

(255) nenx xh ngix ko bil zangb

他 切 肉 伤 手 了。

“他切肉切伤了手”

由于苗语中允许宾语和补语同时出现在动词之后，一起给动词提供界限，或只由补语提供界限，苗语中不存在着“宾语、补语争夺动词”，所以动词在(255)中可以不拷贝。

但苗语中也的确存在着动词拷贝的用法。例如：

(256) nenx xh ngix xh ko bil zangb

他 切 肉 切 伤 手 了。

“他切肉切伤了手指”

(256) 中，宾语“肉”和补语“伤手了”各自都有一个动词，在这个句子中动词拷贝发生了。

(255) 与 (256) 这两个现象我们希望从苗语的补语的特点来解释。在前面一节中，我们提到过，苗语有的形容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即后面可以带宾语，这个用法是形容词的活用用法²⁶。例如(236)中“腻气味”的“腻”，(255)中“伤手”的“伤”它们都带有宾语，因此我们认为在(255)中宾语后的成分“伤手”本身就就是一个动词性成分，它在给动

²⁶ 见李锦平(2002)

词“切”提供一个界限的时候，没有必要和宾语“肉”去“争夺”动词“切”，因为它自身就有有动词的用法。而（253）以及（256）中的“切伤手了”，这时的“伤”就没有活用的用法，它就只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给动词提供一个界限，但同时，它自身也需要一个动词，这时的情况，就类似于汉语里动词拷贝的情况。

最后，我们来看看英语里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的情况。

英语里的情况是和汉语和苗语很不相同的。英语中本身就存在着有界动词，所以有界动词不需要其他成分给动词提供界限。因此英语里没有下面句子：

(257) *John killed marry three times.

约翰 杀 玛利 三次

而汉语里由于不存在表完成的有界动词，因此，（258）在汉语中是合法的例子。例如：

(258) 张三杀李四杀了三次。（可是都没杀死）

另外，英语中的无界动词的有界表示的方法也与汉语和苗语有很大不同，这一点可以通过 5.3 中的图表看出。虽然英语、汉语、苗语中都允许数量宾语给动词提供界限。但是英语中不允许补语直接出现在动词之后给动词提供界限。例如：

(259) *John minced small the pork.

英语中只允许补语出现在宾语之后。这个现象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过，现在我们将这个例子重写如下：

(260) John minced the pork small.

约翰 切 肉 小

“约翰切小了肉”

英语里不存在“短语结构限制”，即英语允许动词后带两个两个不同类型的的补足语，因此（260）中不需要动词拷贝。

另外，如前所说，英语中还可以使用连接词引出一个句子来为动词提供界限，这是英语与汉语、苗语很不相同地方。我们将上一节中的例子重复如下：

(261) His finger got wounded as a result of mincing pork.

他的手 受伤了 由于 切肉

“他切肉切伤了手”

上例中，句子“his finger got wound”为动作“mincing pork”提供了一个界限。

那为什么(261)中也不允许出现动词拷贝呢？我们认为由于英语中不允许形容词类补语直接出现在动词之后形成复合动结式。例如(261)。因此，“wound”虽然是动词“mincing”的结果，但是它也不能出现直接出现在动词之后形成“mince wound”。

因此，英语不允许出现动词拷贝现象的原因有三点：第一，英语中有些动词是有界动词，动词本身就包含了完成的界限，所以不需要再有一个动词带出表示界限的补语。第二，英语中的无界动词，当需要一个界限时，动词后面允许带两个不同类型的补足语，这两个补足语一起为动词提供界限，因此，句子中不再需要再出现一个动词。第三，英语中还可以通过连接词将引出标出一个表示结果的句子，这个句子就可以为无界动词提供一个界限，然而由于英语中不存在形容词补语直接出现在动作动词之后的复合动结式，表示结果的句子中形容词结果补语前不允许出现动作动词。

5.5 一点启示

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生成语法中，可以用语言的不同参数来解释。目前为止，有几个主要的参数：词序参数(word-order parameter)、wh 移位参数、有界无界参数(telicity parameter)、轻动词参数。

这些参数是在解释不同语言中一些具体的语言现象时提出来的。然而如果有一个可以解释语言中若干不同的现象，即将具体的参数连在一起的宏观的参数(macroparameter)，那么很多语言现象就可以只用这宏观个参数的不同来解释就行了。Huang(2005)在此设想上提出了语言的解析-合成参数(Aalytic-Synthetic parameter)。我们发现，如果使用语言的解析-合成参数可以对汉语、苗语、英语在动词拷贝句法选择上的差异、动词的有界无界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一个总的解释，即动词拷贝的使不使用、动词的有界无界这些语言现象的差异可以认为是源于语言的解析-合成参数的差异。

下面我们来看看解析型语言和合成型语言的特征。解析型语言中有下列这些现象²⁷：

- (262)
- a. 动词语义成分单纯(动词无界 atelic)
 - b. 大量使用轻动词
 - c. 大量使用复合词或复式谓语

²⁷ 解析型语言的这些语言现象的总结过程可以参看 Huang (2005)。

-
- d. 名词语义成分单纯（为不可数名词）
 - e. 使用量词
 - f. 语序是中心语后置
 - g. 无 nobody, each other 等用法
 - h. 特指问句中，不用 wh-移位
 - i. 没有 what the hell, who the hell 等词语。

合成性语言中的现象与上面这些现象相反。

根据上面的解析-合成参数，我们可以来看看汉语、苗语、英语有无上述的这些语言现象。从而可以区别这三种语言属于哪一类的语言。

上面的这 9 个现象在汉语中都存在，汉语是一种解析性的语言。

那我们来看看苗语中情况

(263) 苗语：

- a. 动词语义成分大部分单纯（大部分动词为无界 atelic）
- b. 使用轻动词
- c. 使用复合词或复式谓语
- d. 名词语义成分单纯（为不可数名词）
- e. 使用量词
- f. 中心语靠后（动词靠后，但当形容词修饰名词是常常是名词前置）
- g. 无 nobody, each other 等用法
- h. 特指问句中，不用 wh-移位
- i. 没有 what the hell, who the hell 等词语。

解析型语言的几个现象，苗语中基本都存在，但苗语中 a、b、c、f 几个现象与解析型语言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因此苗语可以归为解析型语言，但是苗语的解析性没有汉语的解析性高。

下面我们来看看英语中解析-合成参数的情况。

(264) 英语：

-
- a. 动词语义成分丰富（动词有界 telic）
 - b. 较少使用轻动词
 - c. 不使用复合词或复式谓语
 - d. 名词语义成分丰富（不可数名词）
 - e. 不使用量词
 - f. 中心语后置（动词靠后，定中结构中，中心语前置）
 - g. 有 nobody, each other 等用法
 - h. 特指问句中，采用 wh-移位
 - i. 有 what the hell, who the hell 等词语。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英语基本没有解析型语言特征，英语的解析性的很低，相反，英语的合成性较高，英语倾向于合成性语言。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解析性的高低，对汉、苗、英做个对比：

(265) 汉语 > 苗语 > 英语

这三种语言中，汉语是解析性最高的语言，苗语解析性其次，英语最低，是合成性语言。

那么，我们这一节的问题可以用“解析-合成”参数来解释：

由于汉语是解析性语言，动词词法语义成分单纯，需要大量使用复合词或复合谓语来给动词提供界限，所以“动词拷贝”才会是一种使得句子合法的“挽救策略”。而苗语中动词语义大部分单纯，但苗语没有汉语那么大量使用复合词和复合谓语来为动词提供界限，因此，动词拷贝结构在苗语里只是作为两可的语法手段。英语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是因为它是一种合成性语言，它的动词成分很丰富，另外，英语不使用复合词和复合谓语来为动词提供界限，而是采取其他方式，因此动词拷贝在英语中不存在。

上面，我们只是尝试着从语言的参数差异这个宏观的角度对汉语、苗语、英语里的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差异以及动词有界无界的差异进行解释。我们的分析可能有些粗糙，解释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希望以后能对这个问题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总结

本文在前人观察到的语言现象“动补结构重动句与动补结构话题句存在着一定的句法转换关系”的基础上，对动补结构重动句和动补结构话题句进行了研究。我们先对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进行定义或分类。然后我们分别对动补结构重动句、重动句以及二者关系进行语义和句法表现上的描述，总结出了哪些重动句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哪些不可以。最后后本文通过对动补结构重动句和动补结构话题句的生成方式进行分析，以生成语法理论——控制结构分析和提升结构分析为基础对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进行分析。从而解释为什么有的重动句可以转换为话题句，有的不能？动补结构重动句和动补结构话题句之间的存在着怎样的转换关系制约？为什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动补结构话题句会存在存在转换关系？结构重动句是怎么生成的？动补结构话题句的话题又是怎么生成的？在本文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对汉语、苗语、英语对动词拷贝的不同句法选择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我们将文章的具体内容总结如下：

总结话题句和重动句的研究现状。我们将话题句和重动句以及二者关系研究的前人的看法作了一个总结，在总结中，我们发现，前人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只进行了描述，没有对这个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另外，在总结中我们发现前人对重动句、话题句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我们对话题句生成方式、话题的定义、重动句的定义的看法以及理由。

提出本文对重动句及话题句的定义以及指出我们使用本文的两种理论方法来处理本文中的问题的理由。在这一章中，我们对话题句和重动句作了定义，对重动句进行了分类。我们从句法结构上将重动句分为“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下面的两章我们就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另外，我们在这一章中还介绍了小句理论和提升理论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要分别采用这两个理论对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和“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进行分析。

对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分析。这一章我们根据重动句的句法意义将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分为两部分——致使类的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与非致使类的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我们先对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进行语义和句法表现分析，总结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表示频率、时间的非致使性动补结构重动句都可以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补语表示结果的致使性动补结构重动句，当补语是二元或三元谓词时，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而当补语是一元谓词时，不能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然后，我们在小句理

论的基础上对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和话题句的句法生成进行分析,从而解释为何复合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存在转换关系,并指出复合动补结构话题句中话题的来源。

对“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分析。这部分我们也分为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和非致使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话题句。在分析了“得”字的语义和句法表现后,我们也总结出:“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中,补语表示方式、程度的非致使性重动句都能转换为相应的话题句;补语表示结果的致使性“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如果补语指向主语,这类“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就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如果补语指向宾语,宾语为非指人名词时,也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而如果当补语指向宾语,且而当宾语为指人名词时,不可以转换为相应话题句。然后,我们用控制理论对“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的句法生成进行分析,并找出“得”字动补结构重动句与话题句转换的限制条件。

汉语、苗语、英语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以及限制的分析。我们首先指出在这三种语言中,对动词拷贝的选择是不同。然后我们通过对三种语言的动词进行分析,指出三种语言中动词有界无界的差别,对动词的界限表示方式的差别造成了三种语言的对动词拷贝的句法选择的差异。最后我尝试用“解析-合成参数”来综合解释这三种语言的差异。

我们的文章是对一两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释,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些问题我们暂时无法做出解释,只能待以后的研究中再分析。另外,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不一定很让人信服,但我们希望能在不断的研究和修改中,完善我们分析和解释。

参考文献

- Andrew Radford, 2000, *Syntax : A Minimalist Introduction* (《句法学: 最简方案导论》),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Ping, 2004.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2-6, 1129-1184.
- Cheng, Lisa L.-S., C. T. James Huang., 1994.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In: Matthew Chen and David Tzeng. (ed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 Cheng, Lisa L.S and Sybesma, R 1998 On Dummy Objects and the Transitivity of Run,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 Cheng, Lisa L. -S, 2005. Two Verb Copying Strategies in Resultatives. Presented at SoY workshop on Resultatives at Leiden University.
- Chomsky, N 1980. On Binding, *Linguistic Inquiry* 11, 1-46.
- Chomsky, N. 1996. A minimalist program for linguistic theory. In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 The MIT Press.
- Chun-chieh Natalie Hsu, 2005. Revisit Complex NP Constraint in Mandarin Chinese, presented at ICAL-13 at Leiden University, June,2005.
- David Basilico, The Topic of Small Clauses
- Dowty, David 1979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The Semantics of Verbs and Times in Generative Semantics and in Montague's PTQ*. Dordrecht: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 Dowty, David 1991 Thematic Proto- 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 *Language* 67, 547-619.
- Gu, Yang 1992 *The Syntax of Resultative and Causative Compounds in Chinese*,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 Gu, Yang 1998 Reflections on Incorporation, Conflation, and the Resultative, In Gu Yang (ed.)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93-115. LSHK.

-
- Gu, Yang 2000 On the Syntax of Causative Predicates, in: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Monograph in Langua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Singapore: Society of Chinese and Oriental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Guéron, Jacqueline and Teun Hoekstra 1995 The temporal interpretation of predication. Small clauses, ed. Anna Cardinaletti and Maria Teresa Guasti, 77-107. San Diego, Cal: Academic Press.
- Hale, K.L and S.J. Keyser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 semantic relations. In Hale, K. L.&S. J.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ockette, Charles F, 1958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New York : Macmilan.
- Hoekstra, Teun, 1988. Small clause result. *Lingua* 74. 101 – 139.
- Hornstein, Norbert, and Nunes, Jairo. 2002. On asymmetries between parasitic gap and across-the-board constructions. *Syntax* 5 : 26-54.
- Norbert Hornstein, Jairo Nunes and Kleantes K. Grohmann 2004 *Understanding Minim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Minimalist syntax*, draft.
- Huang, C. 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D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 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Volume 15, Number 4.
- Huang, C. T. James.,1992. Complex Predicates in Control. In: James Higginbotham., Richard Larson. (Eds.), *Control and Grammar*.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Huang, C. T. James., 2005. Syntactic Analyticity and the Other End of the Parameter, handout in LSA.
- Huang, C. T. James., & Y. –H Audrey Li, 1995. Recent generative studies on Chinese Syntax. In : *New Horizon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 T. James., & Y. –H Audrey Li(eds). Dordrecht : Kluwer.
- Huang, shizhe, 1996. Quantification and Pred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 Case Study of Dou. Doctoral 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Jen Ting, 2003.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Presyntactic Approach,

presented at the 15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Jiang, Zixin, 1991. Some Aspect of the Syntax of Topic and Subject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Li, Yafei. 1990 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8: 177-207.

Li, Yafei 1995 The Thematic Hierarchy and Causativity,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3: 255-282.

Li, Yafei 1999 Cross-Componential Causativity,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7: 445-497.

Lee, Hun-tak Thomas, 1986. 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i, Y-H. Audrey, 1990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Kluwer. Dordrecht.

Ning, Chunyan, 1993 The Overt Syntax of Relativization and Topiciz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Nunes, Jairo, 2001, Sideward mov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32, 303-344.

Nunes, Jairo, 2004, *Linearization of chains and sideward movement*. Cambridge : MIT Press.

Qu, Yanfeng, 1994 Object Noun Phrase Dislo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ictoria.

Radford, Andrew 1997 *Syntactic Theor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i, Dingxu, 1989 Topic Chain as a Syntactic Catego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7 : 223 — 262.

Shi, Dingxu, 1992 The Nature of Topic Comment Construction and Topic Chai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hi, Dingxu, 2000 Topic and Topic-Comment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76 : 383—408.

Shyu, Shu-ing., 1995. The Syntax of Focus and Topic in Mandar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

-
-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Stowell, Tim 1991. Small clause restructuring,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ed. R. Freidi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u, Yuying, 2005. The Verb Copying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M.A.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Sybesma, R.R.E, 1999. *The Mandarin VP*. Dordrecht,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Tang, Sze-Wing(邓思颖), 2005a. Definiteness in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 Lecture given at South-of-Yangtze (SoY) Linguistic Workshop, Leiden, the Netherlands, June 7-8.
- Tang, Sze-wing, 1997 The Parametric Approach to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Luther Chen-Sheng Liu and Kazuo Takeda (eds),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3, 203-226.
- Tang, Sze-Wing, 2005. On the typology of Verb movement in Chinese dial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 13), Leiden, the Netherlands, June 9-11.
- Tsai, W. -T. Dylan. 2005. On Reflexive Doubl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 13), Leiden, the Netherlands, June 9-11.
- Tsao, Feng-fu, 1977.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 the First Step towards Discourse Analy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Tsao, Feng-fu, 1987. On the So-Called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 : 13 – 44.
- Tsao, Feng-fu, 1990 *Sentence and Clause Structure in Chinese :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Taipei : Student Book Co..
- Wechsler, Stephen. 2005 Weighing in on scales: a Reply to Goldberg and Jackendoff, *Language* 81. a.
- Xu, Liejiong & D. Terence. Langendoen, 1985, Topic Structure in Chinese, *Language* 61 : 1—27.
- 蔡维天, 2004, 北京大学讲座讲稿。
- 曹逢甫(著)谢天蔚(译), 1985, 《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迈向语段分析的第一步》,

-
- 北京：语文出版社。
- 陈建民，1986，《现代汉语句型论》，北京：语文出版社。
- 陈静、高远，2000，汉语是主题突出的语言吗？《外语与外语教学》第5期。
- 陈平，2004，汉语双项名词句与话题-陈述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
- 陈平（著）徐赳赳（译），1996，汉语中结构话题的语用解释和关系化，《国外语言学》第4期。
- 崔凤娘，2003，以话题为基础的韩汉句法结构对比，《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2期。
- 戴浩一，1990，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国外语言学》第4期。
- 戴耀晶，1998，试论汉语重动句的语法价值，《汉语学习》第2期。
- 邓剑文，1958，关于主谓谓语句的分析问题，《中国语文》第6期。
- 邓思颖，2003，《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丁声树等，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
- 范开泰，1985，语用说略。《中国语文》第1期。
- 范晓，1993，复动“V的”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方梅，1994，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第2期。
- 高顺全，1999，与汉语话题有关的几个问题——与徐烈炯、刘丹青二位先生商榷，《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顾钢，2001，话题和焦点的句法分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郭锐，1995，述结式的配价结构和成分整合，《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1，述结式的论元结构，21世纪首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香港）。
- 贺又宁，1994，汉、苗语言里几类词的语法特点比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洪心衡，1963，关于动词谓语的重说，《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续编），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胡附、文炼 1957，《现代汉语语法探索》，新知识出版社。

-
- 胡素华, 2004, 凉山彝语的话题结构——兼论话题与语序的关系, 《民族语文》第3期。
- 胡裕树、范晓, 1985, 试论语法研究三个平面,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第2期。
- 黄月圆, 1996, 把/被结构与动词重复结构的互补分布现象, 《中国语文》第2期。
- 李临定, 1963, 带“得”字的补语句, 《中国语文》第5期。
- 1986, 《现代汉语句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89, 名词短语补语句析, 《中国语文》第4期。
- 李锦平, 2002, 《苗族语言与文化》,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 黎意, 2005, 苗语的述补结构,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期。
- 李英哲、郑良伟、贺上贤、侯炎尧、Larry Foster、Moria Yip, 熊文华译, 《实用汉语参考语法》,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刘维群, 1986, 论重动句的特点, 《南开学报》第3期。
- 吕叔湘, 1946 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 见《吕叔湘文集》第二卷, 1990,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84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见《汉语语法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2001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 《方言》第4期。
- 刘丹青、唐正大, 2001, 话题焦点敏感算子“可”的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刘丹青、徐烈炯, 1998, 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 《中国语文》第4期。
- 刘道英, 2001, 从“管约论”的标句词看汉语话题句, 《汉语学习》第3期。
- 刘维群, 1986, 论重动式的特点, 《南开大学学报》第3期。
- 陆丙甫, 1993, 《核心推导语法》,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陆俭明, 1986, 周遍性主语及其它, 《中国语文》第3期。
- 1990, 述补结构的复杂性, 《汉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1990, 述补结构的复杂性,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1993, 《陆俭明自选集》,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 200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陆俭明、马真，2001，《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语文出版社。
- 陆俭明、沈阳，2003，《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卢英顺，2000，关于主题的来源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吕叔湘，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1986，汉语句法结构的灵活性，《中国语文》第1期。
- 缪锦安，1990，《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补语形式》，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钱乃荣，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 1997，《上海话语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3，《北部吴语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 2004，上海方言中的虚拟句，《方言》第2期。
- 秦礼君，1985，关于“动+宾+动重+补”的结构形式，《语言研究》第2期。
- 屈承熹，1999，从汉语的焦点与话题看英语中的 Y-Movement 及其他倒装句，《外语学刊》第4期。
- 2000，话题的表达形式与语用关系，《现代中国语研究》第1期。
- 沈阳，1997，名词短语的多重移位形式及“把”字句的句法构造和语义解释，《中国语文》第6期。
- 沈阳，2000，《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沈阳，2001，名词短语分裂移位与非直接论元句首成分，《语言研究》第3期。
- 沈阳、何元建、顾阳，2001，《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沈阳、陆俭明，2000，《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沈阳、郑定欧，1995，《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Sybebsma, R、沈阳，2006，结果补语小句分析和小句的内部结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待发）。
- 沈家煊，1995，“有界”和“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 施春宏，2003，《动结式的论元结构和配位方式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
- 石定栩，主题句研究，见《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 石怀信, 1997, 再论苗语形态, 《贵州民族研究(季刊)》, 第3期。
- 史有为, 1995, 主语后停顿与话题, 《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
- 唐翠菊, 2001, 现代汉语重动句的分类, 《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王灿龙, 1999, 重动句补议, 《中国语文》第2期。
- 王红旗, 1995, 动结式述补结构的配价研究, 载沈阳、郑定欧主编(1995)《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p144-167。
- 王红旗, 2001, 动结式述补结构在把字句和重动句中的分布, 《语文研究》第1期。
- 王 还, 1995,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王福庭, 1960, 连动式还是连谓式, 《中国语文》第10期。
- 王 力, 1944, 《中国语法理论》, 中华书局1954年版。
- 王玲玲、何元建, 2004, 《汉语动结结构》,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温镇林, 2001, 关于“主题”的两个问题,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 项开喜, 1997, 汉语重动句式的功能研究, 《中国语文》第4期。
- 鲜松奎, 1996, 贵州境内苗语方言土语再认识, 《语言研究》第2期。
- 熊仲儒, 2004, 《现代汉语中的致使句式》,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徐 杰, 2003, 主语成分、“话题”特征及相应的语言类型, 《语言科学》第1期。
- 徐烈炯, 1999, 反身代词的所指对象, 载徐烈炯主编《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徐烈炯, 2002, 话题句的合格条件, 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
- 徐烈炯、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徐烈炯、刘丹青, 2003, 《话题与焦点新论》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徐烈炯、邵敬敏, 2002, 《21世纪首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徐 枢, 1988, 从语法、语义、语用角度谈“名_受+名_施+动”句式, 见《语法研究和探索》(四),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通锵, 1997,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杨成凯, 1997, “主主谓”句法范畴和话题概念的逻辑分析——汉语主宾语研究之一, 《中国

语文》第4期。

袁毓林, 1996, 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中国语文》第4期。

袁毓林, 1998, 《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袁毓林, 1999, 《袁毓林自选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袁毓林, 2000, 动结式的结构和意义的不平衡性——从表达功能和历史来源的角度来看, 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第1期。

袁毓林, 2001, 述结式配价的控制—还原分析, 《中国语文》第5期。

袁毓林, 2002, 汉语话题的语法地位和语法化程度, 载《语言学论丛》第25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袁毓林, 2002, 动结式的论元选择及其句法配置, 载《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袁毓林, 2003,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评述, 《当代语言学》第1期。

袁毓林、郭锐, 1998,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第二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璐, 2003, 《现代汉语“得”字补语句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论文。

张旺熹, 1999 《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张旺熹, 2002 重动结构的远距离因果关系动因, 见《21世纪首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浙江教育出版社。

张永祥、曹翠云, 1996, 黔东苗语的量名结构,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赵普荣, 1958, 从动谓句中的动词重复谈起, 《中国语文》第2期。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郑礼珊, 2004, 北京大学生成语法讲座笔记。

郑媛媛, 2004, 汉语主题结构中的空语类探析,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朱德熙, 198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 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5, 《语法问答》北京: 商务印书馆。

致 谢

我的硕士论文可以得以完成，我首先要感谢我在中文系的几位老师——陆俭明老师、沈阳老师、郭锐老师。我从本科二年级开始听陆老师的课，在陆老师的课上我不但学到了语言知识，更主要的是让我掌握了很多研究的方法以及做学问的思路。陆老师从我的选题的一开始，就不断给我建议，帮我理清思路，使我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选题。在我写论文的阶段，陆老师还对我学习和生活都十分关心，一直鼓励我为我加油，让我能安心地完成论文。

我的导师沈阳老师，从我大学一年级开始就教导我，可以说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沈阳老师激发了我对语言学研究的兴趣，让我从一开始畏惧生成语法里那些看似枯燥的操作到后来喜欢上它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沈老师的启发，我至今还可能不知道自己学术上的兴趣是什么，可能还在四处摸索我今后研究的方向。另外，沈老师平时的严厉虽然让我感到畏惧，但也从而让我在学习、研究中不敢马虎。在我的研究生阶段，沈老师还为我提供了很多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拓展了我的视野。在我写论文的阶段，沈老师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帮我看论文，给我修改论文中的错误，沈老师对我学习和研究上的启迪和帮助让我感激在心。

郭锐老师的课是我除了陆老师、沈老师以外听得最多的课，郭老师的课给我积累了语言学的知识，郭老师做学问严谨的态度告诉在学习和研究中要求实不能虚浮，在开题报告之前，郭老师给了我很多研究的启示，在我准备论文的时候，郭老师不厌其烦地为我提供了好几篇参考文献。我还要感谢詹卫东老师和袁毓林老师，他们在我的开题报告时，给我提了很多有帮助的建议，让我避免在研究和写作时走弯路。

除了要感谢我在北大的老师之外，我还要感谢蔡维天老师、Rint Sybesma 和 Lisa Cheng。每次和蔡老师见面，我都会“缠”这蔡老师问很多问题，不管是研究的方法、还是我的论文中具体技术问题。我的论文中的不少问题解决方法都是来自于和蔡老师的交谈之中。可以说，蔡老师为我提供了种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新思路，让我在研究中遇到问题时能够迎刃而解。Rint 和 Lisa 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研究机会，去年在莱顿时短短的一个月的学习中，Rint 和 Lisa 给予了我很大帮助，这一个月中，我的生成方面的理论得到了加强，我英语的口语表述能力得到了加强，这些都要感谢于他们二位。我要感谢的老师还有为我提供苗语语料和介绍苗语知识的两位老师——李锦平老师和石德富老师，感谢李锦平老师在大过年的时候，抽出那么多时间为我提供语料、为我介绍苗语知识，还送给了我那么多苗语资料和书籍；同样，我也要感谢石德富老师，在周末时不休息，为我解答苗语上的问题。我还要感谢黄正德老师，在去年和黄老师的见面中，黄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另外感谢黄老师给

我提供了很多我所需要的参考文献，让我不必为四处为搜集文献而浪费时间。感谢冯胜利老师，每次见面冯老师都会询问我的论文完成情况，耐心地听我说明论文的问题，给我提出建议，让我论文中的一些问题得到很好解决。

此外，我还要感谢去年在莱顿 IACL 会议上认识的顾阳老师、邓思颖老师，感谢他们为我解答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和在研究道路上出现的困惑。感谢今年在台湾 IACL 会议上认识的张宁老师、戴浩一老师，感谢他们为我解惑，给我提供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

我要感谢我的师兄师姐以及同学们给与我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帮助。感谢李范烈师兄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帮我解决我学习、研究中的种种问题。感谢罗琼鹏师兄和蒋静忠师兄以及彭国珍师姐多次和我进行探讨，为我的研究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感谢师姐玄月、洪爽在我忙碌的论文准备阶段为我分担工作。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师弟师妹们，感谢赵欣、王展、陆硕，感谢他们给我的研究建议，为我的论文加油。感谢我的同学们，感谢刘宝霞不厌其烦地在我的学习上生活上提供帮助、为我加油，感谢琪佳在我写论文时给我鼓励互相加油。感谢我的好朋友施萍、燕燕、王安，有了他们的加油支持，让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轻言放弃。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一直给我支持，陪我成长，让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学习和研究。